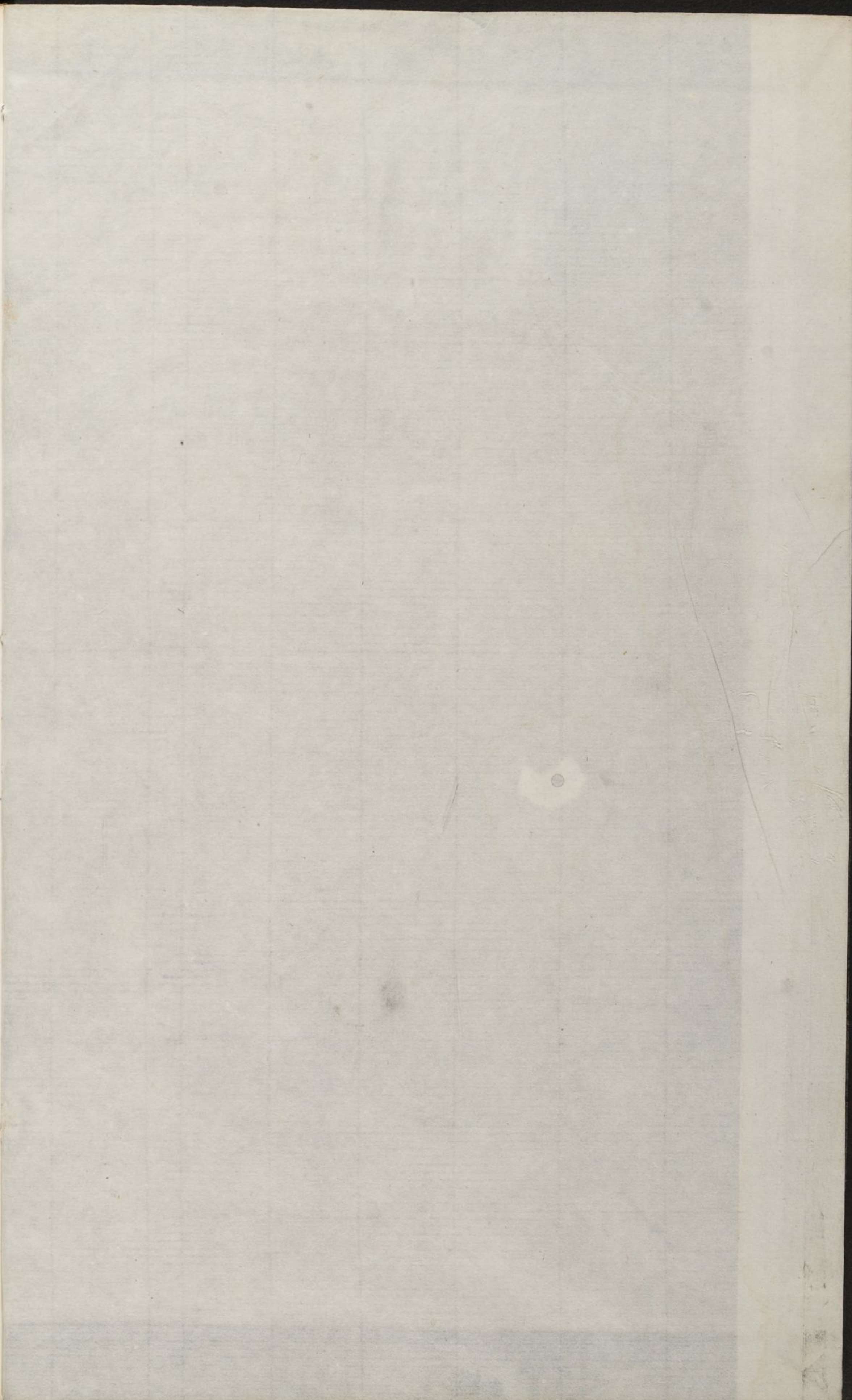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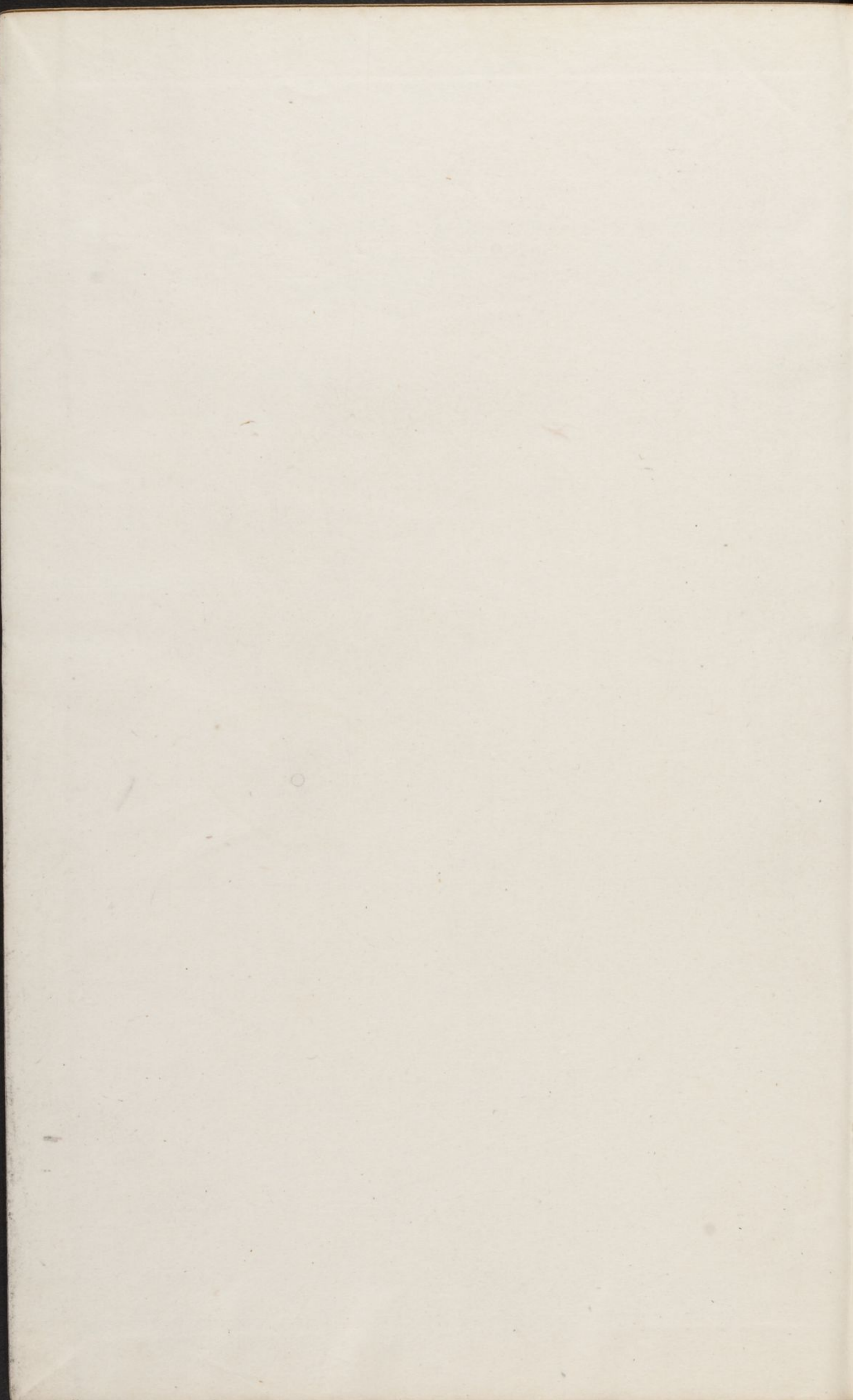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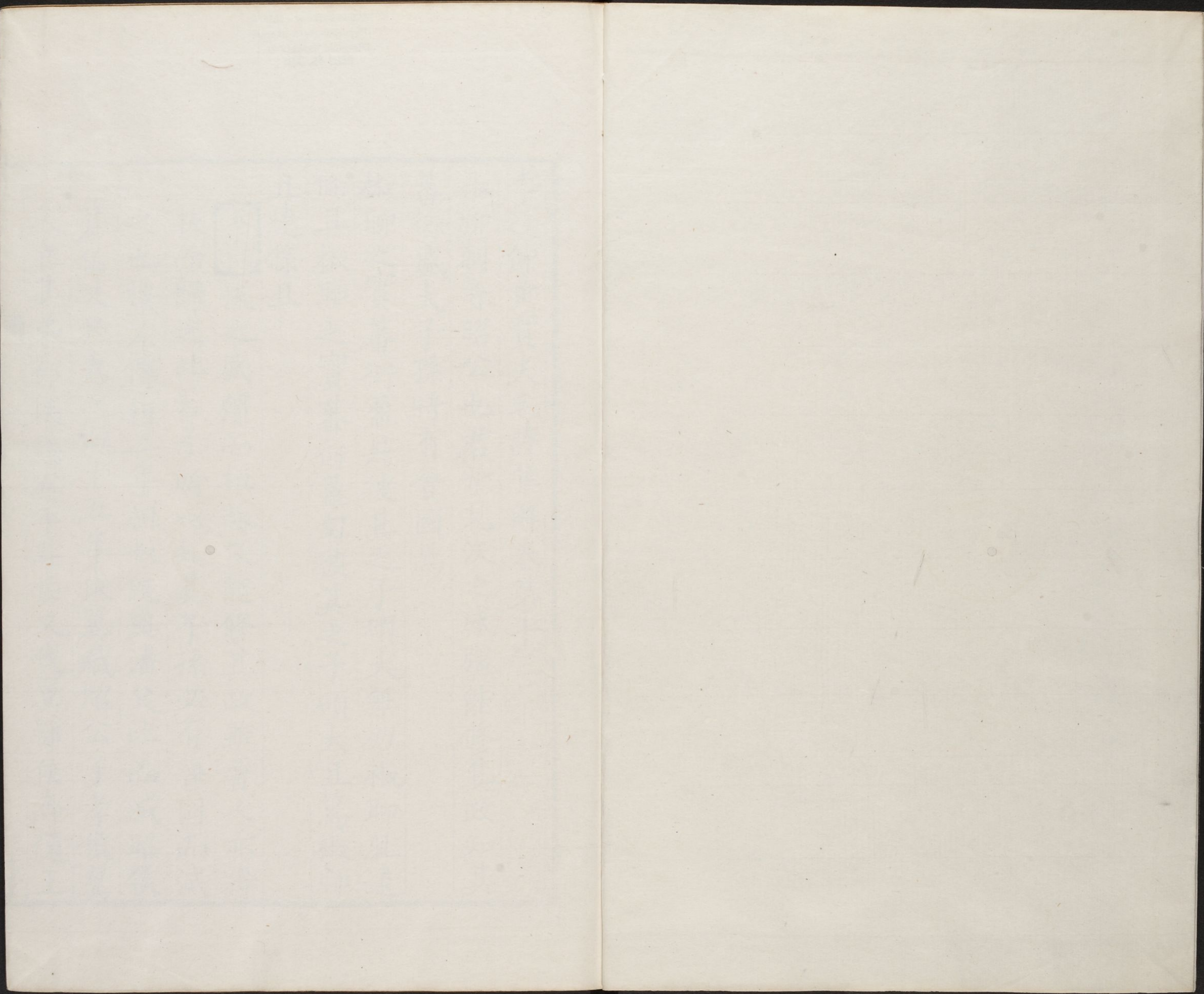


T110/2452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31/21/-21	51/50/-13	72/-23/57	50/-28/-29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s://imaging.harvard.edu>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李曰沃之盛彊而桓叔又能修其政雖晉人亦將
叛而歸之此君子所以知其子孫必有晉國而滅
之也按左傳桓二年桓叔既與潘父比而滅昭侯
莊伯又於惠之四十五年伐翼弒昭公子孝侯翼
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王

立其子哀侯桓公二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侯而
 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殺之王命立其弟緡莊十
 六年武公遂獲晉此則桓叔子孫并有晉國之事
 也君子於桓叔之世遂逆料其必如此者蓋觀人
 之國即其微以知其著而況昭公微弱桓叔彊盛
 曲沃之并晉國有必然之理也椒似茱萸而小赤
 色內有黑子如點今謂之椒木其木有針刺葉堅
 而滑澤陸機疏曰聊語助也王氏以為薄略之辭
 則鑿矣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鄭曰椒之性芬香而
 少實今一抔之實繁衍滿升非其常也蓋爾雅曰
 椒椒醜菜桃李醜核故鄭氏謂一抔之實蕃衍盈

升然而一抔不可以滿升故孔氏謂若論一樹則
 不止一升纔據一實則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
 裏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抔滿
 升假多為喻非實事也故知一抔比一升為小矣
 然亦不必泥於一升之說詩人之意椒聊之實始
 生蕃衍可以盈升故其久也蕃衍可知但桓叔之
 彊盛如此其子孫并有晉國又可知矣蕃衍盈升
本草曰據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
 於勺然漢志又謂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
 為升見律歷志上則升又大於勺故陸農師謂兩
 手為勺兩勺為升先曰升後曰勺互相備而已詩

人之意止是言曲沃盛彊如椒之蕃衍而乃區區於升翁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蘇氏曰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王氏謂至治馨香能修其政則馨香上達皆不足以求詩人之意其意但以蕃衍而取喻桓叔初無奪物之意亦無馨香上達之說彼其之子指桓叔也碩大無朋鄭曰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者非也蓋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無朋無比也言其彊盛而無比也毛曰朋比也釋文曰比為比字必理反又必二反是又以比為朋比之比故鄭氏以為平均不朋

黨也惟歐以無比當從毛氏之說碩大且篤言其彊盛又且篤志以修其政也椒聊且遠條且毛氏曰條長也蓋椒之蕃衍日益遠以喻桓叔之子孫日彊盛也夫以曲沃之盛彊而能修其政詩人刺昭公者蓋欲昭公能修其政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好義則民莫敢不順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況於晉國之民乎惟昭公之懦弱無立德不及民而桓叔乃能修其政君子知其將并晉國昭公乃恬然不之知此詩所以譏之也夫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矣昭公能修其政以成其彊盛桓叔安得彊盛乎田氏厚

施而得民心晏子之徒皆知齊之為田氏嘗謂景公曰陳氏厚施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

見昭公十六年

昭公有

桓叔之彊盛而不之知齊有田氏之厚施知之而不能已知與不知雖不同而所以不能自立則一也此齊之所以為田氏而晉之所以并於曲沃也

黃曰

武公獲晉在莊十六年而君子於桓叔之世

已逆知其如此者蓋觀人之國者當於其微履霜堅冰至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田氏厚施而得民心晏子謂景

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公曰若之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曰善哉吾不能之矣此皆微弱而不能自立之過也晉之所以為曲沃之所獲亦類是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李曰

綢繆猶纏緜蓋言束薪之狀也毛氏曰男女

待禮而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則是以薪喻男女以束之者喻禮也蘇氏曰合異姓以為昏姻

言猶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釋
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蘇氏
說與毛氏相似王氏說亦與此不相上下惟鄭謂
束薪於野而見天星歐氏以爲其義簡而直當從
鄭說三星在天曰參也天文志曰參謂白虎三星
故毛氏之意以謂昏姻之月自季秋盡於季春皆
可以成昏不待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正時
以刺之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在隅東南隅也在戶
謂正月中直戶也始見東方則十月之時在東南
隅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中直戶則正月之時也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故知正月中直戶明矣既

以在戶爲正月則在隅爲十一月十二月在天爲
十月可知鄭曰三星謂心星鄭以仲春昏而火星
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爾故詩人
舉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
名大火歐以爲參星皆三星則知鄭說爲得矣以
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此言是也若以
三星爲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
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
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
見昭七年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
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

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曰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鄭以三星為心星則可若以心為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則其說鑿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張橫渠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國亂不可得見也三星在天已非其時以相謂今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女子見於良人非其時雖非其時然以國亂不可得見故曰如此良人何將奈之何哉子兮指娶也毛氏曰良人美室也孔氏曰小戎云厭厭良人蓋妻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言男女之失時也不必如此說見此邂逅

逅王氏曰失時故思不期而會焉則邂逅者不期而會也如此粲者何國語女三為粲大夫一妻二妾故王氏曰亂甚矣雖貴者亦不得以時娶然不當泥於三女之說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凡此皆是上文之意此詩與衛風有狐鄭風野有蔓草陳風東門之楊皆言世變多故兵饑喪亂民不安居而力不足故男女昏姻不得其時也然而陳鄭衛之詩其淫亂為多蓋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淫風大行此所以有相奔之俗其知以淫奔為恥兼又以喪亂之故而不得其時至於唐風則不然蓋淫泆之禍在於奢侈

唐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晉之儉雖不得先王之中制然猶以尚儉之故愈於奢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言儉雖失於中道猶愈於奢也

黃曰衛鄭陳齊之國皆有淫奔之風皆以兵饑喪亂人倫不明故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惟晉魏之國以聖人所都之地雖其習俗儉嗇隘陋而淫奔之俗不聞故綢繆一詩言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曰昏姻則是猶有昏姻之禮也聖人之風化其入人深也如此哉

杜徒細反

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杜之杜其葉湑湑

私敘反

獨行踽踽

舉音

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眾眾

求營反

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李曰

夫欲人之親我者必有以親之也君不能親

其宗族則骨肉相與離散而不我親矣惟其骨肉

離散此君所以獨居而無兄弟之助既無兄弟此

曲沃所以得肆其吞噬之心也杜特貌杜赤棠也

爾雅曰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黎也**樊光**曰赤者

為杜白者為棠**陸機疏**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

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其葉滑滑毛氏曰枝葉不相比也菁菁毛氏曰葉盛也鄭曰希少貌既以滑滑為不相比又以菁菁為葉盛孔氏以為互相發明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疎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然按詩云其葉滑滑菁菁本無枝條稀疎之意蘇曰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喻如扶杜條榦不足以相扶持與毛鄭不相上下按裳裳者華其葉滑兮毛氏曰滑盛也菁菁者莪毛氏以為盛貌則是二者皆言茂盛不應以滑為枝葉不相比鄭又以為希少故知此當從王氏說曰杜之實不足食而

又特生然其葉滑滑然則亦能庇其本根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曾杖杜之不如也王氏說蓋本於左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見文七年王說蓋本於此踽踽毛曰無所親也按孟子何為踽踽涼涼則踽踽然無所親之意也眾眾毛氏曰無所依也說文曰堅固貌骨肉離散君獨行而無所親豈無異姓之臣乎雖有異姓之臣不如我同姓之親也他人謂異姓之人也同父謂同姓之親也同姓謂同祖之人也既有他人而乃曰獨行者王氏曰言既無同父雖有他人

猶獨行也此言是也比輔也攸助也同姓之臣既不見親異姓之臣又不肯輔君以相比故同姓之人曰嗟乎君所與行之人嗟行之人指異姓大夫也言汝胡不輔君以為比乎汝既見君無兄弟之助汝何不攸助之乎同姓之臣既不見親異姓之臣又不見輔宜乎昭公孤立無助而為曲沃所并也棠棣詩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此蓋言兄弟相須於急難之際同心於急難之中雖有閔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者憂患同也昭公弱而有曲沃之強曲沃又有吞食晉國之意而昭公不能親其宗族何以禦外侮哉然昭公所以不親宗族者其

意謂吾封桓叔非不親也封之曲沃待其盛強稔成其惡莫若與異姓之臣共事也彼豈知周公不以管蔡之故而不封同姓哉同姓之親既已離散異姓之臣又不忠其君此所以為曲沃所并也昔秦始皇振長策以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踐華為城因河為池自以為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懲周之弊以小弱之故罷侯置守而子孫亡尺寸之封終以孤立雖有至強之勢一夫作難而七廟墮秦強如此罷侯置守猶足以亡況昭公之微弱而又不能親其宗族是促其亡也

黃曰

古之有國者必封同姓以自衛所謂宗子維

城者周以宗強是也今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必
 以為曲沃之封而反以噬晉故不若與異姓之人
 共事也然管蔡雖叛而周人不忘同姓不可以噎
 而廢食也秦始皇懲周之弱罷侯置守而子孫孤
 立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子孫無尺寸之地亦以骨
 肉離散故耳可不戒哉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音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

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李曰言晉國之臣既不助其君以愛恤其民此其
 所以可刺也祛毛氏曰祛也孔氏曰玉藻云深衣

祛尺二寸注云祛口也深衣亦云祛之長短反詘

之及肘是通袂皆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羔

裘豹祛毛氏曰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其說謂

晉在位之臣服羔裘豹祛晉人因其服舉以為喻

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

欲在上憂己在上乃疾惡其民此皆強生義理毛

氏於鄭羔裘檜羔裘皆直說其事未嘗以為興乃

於此強為之說何也蘇曰君子處於民上猶豹祛

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羔裘為本王氏曰羔

裘在位之服也祛在手操執以從事指麾以使人

也羔裘而豹祛則其在位操事使人以猛而已非

恤其民者也。袞袞之末而巳。羔裘而豹褫則其猛又甚矣。蘇氏之說皆有王氏之失。惟鄭氏曰羔裘豹褫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義爲簡而直。歐陽取之自我人居居。毛氏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其說以謂在位者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民居居然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按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於此。竊嘗疑爾雅之文是亦詩之詁訓也。蓋其書出於漢世。以居究爲惡未甚。顯然明白。王氏曰居居者固而不知變。究究者窮而不能通。其說之鑿尤甚於毛氏。張橫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

也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己也。其說益迂曲而難曉。蘇曰捨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則是以羔裘爲喻其說又非也。又謂君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蘇氏說則是而其意未盡。謂在位卿大夫之服者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則其說爲得也。蘇又曰究究爲也。君之所以能居於此者由有民也。然以究究爲久無所據其義殊難曉。當闕之以俟。知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而不去耳。子無以我無所歸而不恤我也。鄭謂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此言是也。但所謂此民卿大夫采邑。

之民其說非也故歐陽以為曲說惟子之好尔是念其恩好也此蓋國人將叛而歸沃未嘗適他國而其心已離也唐人有言曰暑牛之渴豎子飲之停淖之汚牛渴之久得停淖之汚寧復顧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以滌乎口中之泥然後知向之所謂停淖之水不可終而飲也今桓叔將有篡奪之謀民以其修政而欲歸之者蓋以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民舍桓叔而不歸則將誰歸之哉正猶飲牛於停淖之汚也齊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而齊之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徵斂無度

宮室日更淫亂不道民人病苦夫婦皆詛此適所以啓其歸田氏之心也由此觀之齊之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是為田氏毆民也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

黃曰

羔裘而豹祛者卿大夫之服也卿大夫之勢

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今乃不恤我民如此我民亦豈無他人乎惟子之故而不忍去耳究久也卿大夫之所以能久於其位者以有民也噫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齊大夫乃強易其賄徵斂無度故卒為田氏所有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其民是為曲沃毆民也

鴉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鴉羽集于苞况禹反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

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

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李曰鄭氏云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是也按左傳小子侯為曲沃伯所殺王立哀侯之

弟緡於晉鄭氏數五世不及緡者孔氏曰按晉國

大亂五世不數緡者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時

自昭公數之至小子侯而滿五世故數不及緡也

按序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當自孝侯以至於緡

也言五世大亂如此雖君子亦下從征役之事不

得耕耨以養其父母而至於凍餒故作是詩也肅

肅鴉羽聲也陸德明曰鴉羽似鴈而大無後趾性

不樹止陳翥所謂連蹄也樹止則為苦爾雅曰相

杼郭璞曰柞樹也陸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

杼或謂櫟為相其子為阜或言阜去其殼為汁可

以染阜苞稹孫炎曰物叢生為苞齊人名曰稹毛

曰行翮也爾雅曰羽謂之翮孔曰鳥翮之毛有行

列故稱行也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而集于

苞栩之上亦猶君子不當使之供賤役今乃下從
 征役言非其宜也監毛氏曰不攻緻也孔曰監與
 蠱字異義又曰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
 為蠱見昭元年杜預曰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
 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是蠱為不攻牢不堅緻
 之意也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執
 樹也言君子既從征役為王家之事雖盡力為之
 無不攻緻而孝養之道為王事所奪故不能執黍
 稷以供養其父母何所恃怙乎蓋當農事始興之
 時而乃從事於征役不得以時殖穀為一年之計
 父母亦將經轉乎溝壑矣故父母何怙何食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言君子既下從征役不得奉
 養父母於是仰天而愬曰悠悠蒼天何時而得其
 所而免於征役之事非是君子憚於王事而欲脫
 免之也蓋欲養其父母也曷其有極極已也言何
 時征役之事已也曷其有常言何時而得復其常
 也蓋言君子而從征役之事非其常也屈原曰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
 嘗不呼父母也此君子之於征役所以呼蒼天而
 愬之也王氏以謂始曰鴉羽中曰鴉翼卒曰鴉行
 始曰稷黍中曰黍稷卒曰稻粱始曰何怙中曰何
 食卒曰何嘗始曰有所中曰有極卒曰有常皆從

而為之說以為中甚於始終甚於中其說可謂鑿矣春秋之時晉平公合諸侯以城杞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亦與見襄十三年吳王夫差伐魯次於泗上魯七百人踊於幕庭有若與焉見定公八年以絳縣老人之賢與於城杞之役以有若之賢與於伐吳之役蓋當夫世亂多故征伐不休賢者蓋有不幸而與於征役也然以賢者而與此事已非其宜矣而況不得奉養其父母君子當何如哉古人有言曰枯魚御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王氏又曰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此皆孝子之心其愛親也勤思親也

篤故汲汲於愛日以事親惟恐失之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其愛日也如此今以征役之故不特廢其溫清定省之禮又且無以為卒歲奉養之備其情豈不傷哉此詩如北山蓼莪陟岵皆孝子不得奉養父母故其詩哀以思也當征伐之時其心猶不忘苟在父母之側其事親為何如

黃曰按左傳桓叔既與潘父弑昭公晉人立孝侯

惠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國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三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逐翼侯而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而殺之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遂獲晉
 此所謂大亂五世也竊嘗謂鄭之公子五爭而男
 女相奔晉之大亂五世而孝子思念父母此亦帝
 堯之美風也學者觀詩當知風俗之所以然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
 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李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
 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恃其盛強
 常有滅晉之志至莊十六年伐晉而滅之當是時

天子之使適在晉故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
 而天子之使為之請命于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
 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其請命而命之也
 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車
 旗衣服以六為節上章言豈曰無衣七兮言我晉
 國之中豈不能為衣之七章但不如天子所賜之
 衣安而且吉也二章言豈曰無衣六兮蓋不可以
 必得侯伯之命服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
 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晉本侯爵故以七言之既
 而稱其次又以六言之王氏曰七者侯伯之服也
 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

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據周官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公諸子諸男冕服五章安得以六爲子男之服乎鄭氏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晉本侯爵故言舊有七章豈曰無衣七兮詩人之意但是言豈不能造七章之服非以新舊論也豈曰無衣六兮蓋謂我晉國豈無六命之服言但欲以天子之命而安故爾天子之使爲之請命故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燠暖也晉者曲沃之宗國也曲沃至於武公常有篡弒之志其行篡弒者屢矣至是而又滅之此先

王之法所不容誅然其滅晉又不能請命於天子又不遣大夫以往乃因天子之使而請就命焉其驕蹇不臣以至於此如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之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劉仁恭之言無以異夫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王氏曰天下無道小大強弱相攘奪久矣非復知有王命也武公知請命乎天子之使則所謂彼善於此此詩所以美之也此之謂與人爲善不與人爲善而盡義以絕之則人之爲善者將寡矣程氏曰此美其請命一事

不以篡君奪國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可取此說皆是也蓋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橫恣攘奪攻取惟力是恃豈知有天子之命哉惟知有天子之命是猶知有天子也春秋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蓋春秋之時諸侯偃然自肆無有朝王之禮惟僖公朝于王所因天子狩于河陽而遂朝之成公如京師則由會晉伐秦而遂朝之皆非有朝王之誠心使其過王所京師而不朝則無王之心甚矣今也猶能朝之是知有天王也晉武公滅晉雖非諸侯謹度之道使其不請命於周周亦末如之何矣今也能

請於天子之使是知有天子之命也莊子曰人之逃於空谷者聞人足音則蹙然而喜況於兄弟聲歎其側者乎孔子當衰周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魯之僖公成公猶知有朝王之禮晉武公猶知有天子之命聖人安得不與之哉此正所謂聞足音者蹙然而喜者也如毗云婦人望復關而為淫佚之行其後以夫見弃而始能自悔使其不見弃於夫未必自悔也詩人猶以反正善之夫子刪詩乃不去之者亦無衣美武公之意也

黃曰

臧武仲據防求後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曲沃以篡弒之逆而有晉國以春秋之法繩之罪不可赦而孔子遽錄其詩而序者亦以為美武公此特美其請命一事耳蓋當時強陵弱眾暴寡諸侯不知有王也久矣晉武公以力雄晉國使其不請命於周周豈能伐之乎今猶能請命於天子之使則是知有王也齊桓晉文名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孔子猶取之者取其彼善於此者也春秋書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皆美之之辭也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李曰兼其宗族者言桓叔晉穆公之子桓叔既封於曲沃則晉國是其宗族也自桓叔以下常有并晉之心晉武公遂滅之是兼其宗族也既兼其宗族則是寡特也又不能求賢以共天位治天職以為股肱耳目之助其寡特可謂甚矣有杖之杜生于道左者道之東也孔氏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在陰為右在陽為左道周者道之曲也此言木之生於道之東與道之曲故行者賴以

休息今杜之特生陰涼寡薄人不得而休息焉猶
 之武公君子所願以仕遊而武公寡特此君子所
 以舍之而去耳王氏乃曰杜之實不足食也而又
 特生則其能庇人也寡矣然尚以生于道左生于
 道周其去人所往來之道不遠也君子逮肯適然
 而來遊然詩人言彼君子兮蓋指言晉之賢者非
 謂君子適我而來遊於杖杜之下也若如王氏之
 說則休息杖杜之下人人皆可也何必獨言君子
 哉爾雅曰噬遠也言君子之人亦有逮我國家肯
 適我者惟君子之中心有好賢之誠何但飲食而
 已乎苟能求賢以自輔則賢者悅而願仕於朝矣

今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既如特生之杜又不能
 舉賢以自輔但飲食之而已賢者豈肯以飲食之
 故而遲留不去乎周霄問於孟子曰古之君子仕
 乎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又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也曰古
 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惟其未嘗
 不欲仕至於出疆必載質此所以噬肯適我也惟
 其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彼雖飲食之而不能用賢
 者亦將自去之耳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
 肉使已僕僕爾亟拜子思不悅曰今而後知君之
 犬馬畜役者苟徒飲食之而不能用則其好之者

非出於中心謂之犬馬畜伋者不亦宜乎張橫渠曰杜喬而少陰味不足嗜雖有來食者何以願肯適來而就養也噬食也此說是亦以彼君子兮噬肯適我連上文杜其說與王氏同如此則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文不相貫王氏曰愛之也仁而其敬之也有禮仁而有禮此君子所以適我而來遊以獲其助也然則武公之見刺必以不仁也必以無禮也道左者蓋以況仁道周者蓋以況禮詩言道左道周王氏以謂仁與禮如此則何之而不可為也其穿鑿至於如此楊龜山攻其說以謂道周非可以況仁道左非可以況禮使道周道左可

以況仁況禮猶不可以為說況不可乎大雅文王之詩乃美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王國當文王創業垂統以基周室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親戚之間多助如此猶以多士為務疏附奔走禦侮先後之人無不備者故傳曰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今也武公始并晉國正是敷求賢人以共濟艱難之時乃兼其宗族而寡特又不能求賢自輔內無親戚之助外無君子之助其勢孤立如此譬如特生之杜固其宜也武公既并晉國乃兼其宗族遂以為不可用其意以為我既并國深懼

人之謀我亦猶我之謀晉也至其子獻公患桓叔
 莊叔之族使士蔦與羣公子譖富子而去之既殺
 游氏之子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至驪姬之亂晉
 無羣公子自是晉無宗族獻公之寡特如此是亦
 武公有以遺之也使其無親戚而猶能求賢可也
 況不能求賢以自輔國之不亡也幸矣蓋能親親
 者必能用賢不能親親未有能求賢者也

黃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所以親睦九族
 者至矣而又有濟濟之多士疏附先後之人以為
 之輔助故傳曰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今武公既
 併其宗族而無親親之心又不求賢以自輔而無

左右之助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其後獻公患桓叔
 莊叔之族至於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晉於是乎
 無公族是亦武公遺之也嗚呼去手與足尚足以
 為人乎晉武公自視其奪晉之罪而懼人之如已
 此即秦之所以亡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音廉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

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

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

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李曰好攻戰國人多喪者按左傳晉獻公魯莊公

十八年立至僖公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傳稱晉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
 滅耿滅霍滅魏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
 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冬滅
 虢又執虞公八年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左氏傳
 者如此是其好攻戰之明驗也惟其好攻戰窮兵
 黷武雖有克捷之功未嘗敗衄然其軍旅數起而
 國人多喪夫從征役其婦獨處於室故詩人陳其
 怨恨之辭以刺公也陸機曰薺似栝樓葉盛而細
 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其莖葉煮以哺牛除
 熱渴葛生蒙楚薺蔓于野者蓋言婦人託於夫猶

葛之生蒙於楚薺之生蔓於野今也國人多喪其
 夫既死則婦人無所依託曾葛之不如也故下文
 言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予之所美者夫也所美之
 夫既亡將誰與哉獨處而已域者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毛曰齋則角枕錦衾鄭曰夫
 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也
 二人之意以謂婦人其夫既不在當必有齋之事
 獨齋而行祭當齋之時出夫枕衾以思夫言此角
 枕粲然而鮮明錦衾爛然而色美雖有錦衾無人
 服用其說但據內則所謂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韜
 器而藏之然禮記所載但言夫不在非必有齋之

事亦不當引此說此但其夫不在婦人獨寢因思其夫以及其物物存而人亡思之如此而已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鄭曰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王曰以息對旦則知旦者作也以且對息則知息者夜也其說皆牽強不如程說曰獨處息至旦也夏之日冬之夜夏至日長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之日冬之夜為最長當此之時思念之情尤切鄭曰極言之以盡情是也居與室皆墳墓也言生既不得見其夫要之一百歲既死之後則可得見其夫也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于其居歸

于其室張橫渠曰葛得所託藪不得所依傷已之不如也據詩言葛生藪蔓之語皆是言得所託不必如此分別葛生婦人其情可謂切矣其義可謂高矣始則謂已之託於夫如葛蒙楚藪蔓野而乃思其夫不在無以為託而又感角枕之粲錦衾之爛以致其情既而又以夏之日冬之夜以致其思造次顛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如柏舟詩曰之死矢靡他此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亦是無二心也與柏舟詩無以異然柏舟乃美共姜齊侯之子衛世子之妻誓不再嫁為能

守節至於此婦人居於微陋之中乃能如此可謂
難能也

黃曰獻公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故婦人思其夫
之切思而不可得則以死自誓可謂義婦矣晉國
當兵戈擾攘而孝子正婦有如鴛羽葛生之詩者
帝堯之風化盛矣哉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
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
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李曰爾雅曰苓大苦也或以爲甘草首陽毛氏云

幽辟之地按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安得爲幽辟
首陽山亦名首山亦名雷首山在河中平樂縣南
巔頂也苦毛氏曰苦菜孔曰此茶也葑亦菜名蕪
菁也采苓首陽之巔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
辟也細事喻小行幽辟喻無徵也其意以謂獻公
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
也歐氏破其說謂首陽名山人所共見而易知者
毛氏以爲幽辟鄭氏以爲無徵皆踈矣然謂細事
喻小行則毛氏之說歐氏以無徵爲鄭氏之說此

則誤矣鄭曰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
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
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王蘇之說皆如此然王
氏則以下文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連上采苓說按自人之爲
言以下皆是教獻公止讒之法不當連上文爲說
也鄭氏之說長於毛氏不如歐氏之說簡而明歐
曰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惑與采
葛義同其首陽蓋興所見也而程氏謂首陽山生
堅實之物以興讒誣之人不實其說陸農師曰讒
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譖之也采苓

因人之甘而譖之而采苦因人之苦而譖之葑有
時而甘有時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併譖之其穿
鑿之甚以至於此旃鄭氏曰焉也陟岵詩曰尚慎
旃哉鄭曰旃之也左氏曰其將聚而殲旃杜氏亦
曰旃之也則旃字或爲之或爲焉蓋助語也人之
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鄭氏謂人爲
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
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則是以四句
分爲二事歐氏破其說謂以文意攷之本是述一
事而鄭分爲二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胡得焉
則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王氏以謂人之造言

不可以苟聽亦不可以苟舍此則王氏之心術也
蓋此當從歐程之說以謂戒獻公以爲聞人之言
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焉
蓋當深察其虛實也歐氏曰夫讒者踈人之所親
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好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爲
也必須積累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而並
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是以詩人刺讒
多以積少成多爲患惟其如此使人君不能無懼
則以察其言無有不得其情矣觀獻公好讒以殺
太子申生則知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爲其始也驪
姬嬖欲立奚齊使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於獻

公曰宗邑不可以無主必使太子居曲沃則可以
威民而懼戎讒言始興如此及晉侯作二軍公將
上軍太子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
曲沃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其讒言旣興如此其後
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克狄而反此則讒言又甚矣又告之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後縊于新城觀此
則讒言之積累也如此詩人喻之采芩宜矣然姬
寘諸宮六日非太子之爲明矣爲獻公者苟無以

讒為信則其虛實自見矣昔漢蓋主上官桀與燕
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
有非常書奏昭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以
未能十日而知昭帝但以日之久近而察其譖使
不以久近而察之則霍光是終有篡君自立之心
使獻公能以日之久近而察之無以讒言而必信
則安有太子之禍邪

黃講同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國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阪

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

者其耆田節反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李曰秦之先伯翳之後其裔非子周孝王時召使

養馬於汧渭之間始封為附庸邑於秦谷秦仲非
子之曾孫自非子已來其國尚小至秦仲國始大
焉王子雍曰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為宣

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惟其始大故有車馬
 禮樂侍御之好也車馬即詩所言有車鄰鄰有馬
 白顛禮樂即詩所謂並坐鼓簧侍御即詩所謂寺
 人之令孔氏謂經先寺人而後鼓瑟序先禮樂而
 後侍御遂信此而為之說其說鑿矣鄰鄰眾車之
 聲也有馬白顛爾雅曰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
 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此言車馬之好
 如此寺人之令又言其侍御也寺人內小臣闈官
 或言巷伯君子指秦仲也未見君子言士之未見
 秦仲若將見之必先得寺人之官告於秦仲然後
 得見其侍御之好如此阪有漆隰有栗鄭曰喻秦

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不如蘇氏之說蘇氏謂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蓋下文
 言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言禮樂之盛如此既見
 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嗇言士之得見
 秦仲秦仲乃與賢者並樂與之宴飲並坐而鼓瑟
 且謂之曰今者不與子樂逝者至於老死不復有
 樂矣言不可不樂也鄭曰逝者謂去仕他國然逝
 者與蟋蟀所謂歲聿其逝論語曰日月逝矣之逝
 同是皆言其歲月之往不必為仕他國簧笙等也
黃曰秦以西戎之國而能有禮樂侍御之好此不
 足美也而詩人美之以昔為附庸今為大夫將為

諸侯而秦國始大其周將亡之幾乎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奉時

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反則獲遊于北園

四馬既閑輶車鸞鑣彼驕反載儉歇驕

李曰襄公秦仲之孫自非子已來世為附庸未得

王命及周幽王為西犬戎所敗平王東遷洛邑襄

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始命為諸侯惟其

為諸侯故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言其田狩於園

囿之中而有此樂也孔氏曰有藩曰園有牆曰囿

則得之矣然上二章為獵於囿之中下章為調習

於園中此則泥矣說文曰馬深黑色為驪月令孟

冬之月駕驥驪注曰言其馬之色如鐵也阜者肥

大也六轡在手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

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轅故在

手惟六轡耳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蓋言襄公乘此

駟驥之馬馬既阜大又良善六轡在手而已更不

須提控之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徐安道曰媚愛

也與媚茲一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同媚子者媚

賢人也襄公能與賢者從公于狩則是與賢者同

樂也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則是以樂驕賢者今襄公能與賢者同樂亦可謂
 賢者矣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也辰時也周官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是獸之供各有
 時也物各有其時所以禽獸各得其所也辰牡孔
 碩大也惟其辰牡又甚肥大故公曰左之舍拔則
 獲拔括也矢末也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是也
 公曰左之此蓋虞人驅此辰牡以待公射公謂虞
 者從左而射之其射之也舍拔則獲此則善射如
 此上文言公善射矣末章又言公之所以善射御
 者以習之有素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言
 遊于北園已習四種之馬輶車鸞鑣輶車輕車也

鄭氏謂輶車驅逆之車周官田僕掌驅逆之車鄭
 氏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園惟
 其驅逆之車所以從禽故惟尚輕也鸞鑣鄭氏置
 鸞於鑣異於乘車也鄭氏之意謂乘車則鸞在側
 輕車則鸞在鑣然按韓詩曰鸞在衡和在軾蓼蕭
 之詩曰和鸞雖雖毛注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烈
 祖之詩曰八鸞鏘鏘鄭曰鸞在鑣則與此言自相
 違戾徐安道則以鄭說為非載獫狁犬名也長
 喙曰獫短曰狁驕載始也言其始達搏噬之事也
 王氏乃謂襄公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於是乎始然
 此蓋言襄公車馬之所閑習者以其平日遊于北

園教之有素也其四馬既閑習又有獫狁能達其搏噬此皆北園之所習也故上章既言田狩之事下章乃言平日之閑習亦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又言相土地之初王氏謂襄公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非也此詩與山有樞之詩美刺雖不同其實同也山有樞之詩以刺昭公是刺詩也此詩以美秦仲是美詩也山有樞之詩大槩以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而不能自樂也則失其為君之道所以刺之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襄公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如此則可以為君故詩人美之不然則春秋之狩于郎蒐于紅

皆一一而譏之而詩人美之果何為邪觀詩者當自默喻矣

黃曰狩于郎蒐于紅春秋皆譏之則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而詩人美之者以襄公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始命為諸侯時人樂其有功於王室而始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而人亦樂與之也晉昭公有車馬而弗馳驅詩人為刺秦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而詩人以為美蓋無愧於國人顧以其所樂而樂之也若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則不足美矣噫文王之囿大矣而人以為小齊宣之囿小矣而人

以為大田獵一事而蹙頰喜色之不同民情之所
在亦可以想見其君賢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小戎錢淺伐反收五檠音木梁輶涉留游環脅驅陰鞞音音塗

沃音續文茵暢轂音谷駕我騏驎音之庶言念君子温其如

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音留

是中駟古花驪是驂龍盾之合塗以履古穴軻音納言念

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駟孔羣矣

求音矛塗錞徒對蒙伐有苑虎韞救亮鏤魯豆膺交韞二弓

竹閉緄古本滕直登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

秩德音

李曰按秦本紀周厲王無道西戎叛之滅犬丘大

駱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

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

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幽王寵褒姒廢太子西戎

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

有功周東遷洛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

之地曰戎為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殺戎

即有其地襄十二年代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十

六年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

至於穆公遂伯西戎秦居西垂與戎為鄰文公而

始敗戎穆公始伯戎則其襄公世西戎方據周之地而有之此其所以為強盛也西戎之強若置之而不問則戎狄荐食之心無時而已將有以討之則連兵動眾無時而休其征伐不休則在行陣者必有暴露之苦處室家者不無怨曠之志如雄雉葛生之詩猶不免於多喪婦人怨曠也今也國人之心不以暴露為苦矜其車甲之盛而婦人又無怨曠之志而能閔念其君子此襄公所以為可美也小戎兵車也六月之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先啓行者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收者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為此軫者所

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考工記云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注云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隧深四尺四寸兵車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車人曰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注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大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大車之軫其深八寸平地載任之車其軫八尺兵車之軫其深四尺四寸此之謂倭故曰倭收與下倭駟孔羣同五檠梁輶五五束也檠歷錄也輶者轅也梁輶之上勾衡也從軫已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內之衡則橫輶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輶五檠輶之飾也以皮革五處而束所束之地因

以爲文章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在服馬背上駮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定處也脅驅者驅當服馬脅游環兩駮馬之外轡貫之引轡爲環所束駮馬欲出以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駮馬欲入則以此皮約之游環所以制駮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駮馬之內入游環謂之鞞環左傳曰如駮之有鞞是也陰鞞蓋續陰掩軌也軌在軾前軾在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鞞者以皮爲之繫之於陰板之上今駮馬之所引也車衡之長惟六尺六寸其下只容兩服駮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分爲

二鞞以引車也左氏曰兩鞞將絕是鞞有二蓋駮馬之所引也蓋者銷白金沃灌鞞環也續者鞞端也文茵暢鞞釋名曰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爲之有文采暢長也鞞衆輻所輳謂之鞞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椀其漆內而中誣之以爲之鞞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鞞長三尺二寸又車人曰大車鞞長半柯注云大車鞞徑尺五寸其大車之鞞旣尺五寸兵車之鞞三尺二寸比之大車其鞞爲長故曰暢鞞所謂倭收暢鞞皆以兵車比於平地載任之車則兵車之軫爲倭其鞞爲長駕我騏驎馬之青黑色說文曰青

驪文如博碁馬爾雅曰馬後右足白曰驪後左足白曰鼻言念君子君子指其夫也古之君子以玉比德言此婦人念其夫因思其夫之德温温如玉無有玷缺今乃在其板屋之中使我心曲思之而亂也心曲謂心中委曲之事因思其夫是不得寧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安定此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在其板屋言其夫之討西戎在西戎板屋之中也四牡孔阜者言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故執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中者中服也言以騏驎爲中服以駟驪爲外驂也鄭曰赤身黑鬣曰駟說文赤馬黑毛其

言與鄭氏同爾雅曰馬黑喙駟郭璞曰今之淺黃色毛氏以爲黃馬黑喙爲駟亦與此同說文曰馬深黑爲驪龍盾之合盾者以木爲之畫龍於其上合而載之言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以爲車蔽也塗以觶軸說文曰觶環之有舌者蓋一車四馬四馬則八轡詩但言六轡在手者蓋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兩轡則納之於觶言驂馬之欲入則偏於脅驅而不得入內轡不須牽輓故納驂馬之內轡則繫於軾前所以觶繫之也塗以白金飾皮故曰塗以觶軸言念君子温其在邑邑在狄人之邑也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言欲何時而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至於此
 極也伐駟孔羣謂薄金夾介馬也左氏曰不介馬
 而馳則是戰馬皆被甲以薄金為之清人詩曰駟
 介旁旁是也孔羣言甚和也不和則不能羣居矣
 韓詩外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伐駟公矛鏿鏿三
 隅矛也刃有三角故謂之公矛鏿以白金故謂之鏿
 鏿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鏿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
 鏿注曰銳底曰鏿取其鏿地平底曰鏿取其鏿地
 蒙伐有苑伐中干也亦是盾之類蒙雜羽於其上
 苑然而有文也一云蒙伐有苑謂深伐之也苑沙
 苑在秦之西境戎舊居也虎韞鏿膺韞弓室也說

文曰弓衣也以虎皮為之說文曰膺曾也爾雅曰
 金謂之鏿言馬帶當膺而以金飾之也交韞二弓
 於韞中顛倒而委置也周禮注曰弓檠曰秘其字
 從木從必用以竹為之言置弓於韞裏然後以繩
 約之緹繩也言用滕約以備損壞也凡此皆言車
 馬之盛以此攻戰豈不克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也秩秩序也良人即
 君子也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
 有序今乃從征役而不反我是以載寢載興未嘗
 不思念也好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也今小戎之君
 子雖曰有溫溫如玉之德其音又秩秩然乃以西

戎猖獗之故從事於矢石之間釋其暇逸之安而有裹糧坐甲之勞忘其全生之計而有不保首領之虞非徒不以為勞又且從而矜之非徒行者不以為勞而居者亦無怨曠之志以見襄公能使其民如此孟子嘗曰田獵與民同樂則百姓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與民同樂則舉疾首蹙頰而相告今秦民在於征役之間雖夫婦不相見欣欣然有矜誇之色詩人安得不美之乎據漢書地理志秦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則好戰者秦之風俗然也秦之風俗如此而襄公又有以使之則安得不矜其車馬之盛然當邊隅

未靜夷狄抗衡之時則可以矜其車馬豈可以為常哉襄公既使其民矜其車馬至於孝公又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故孫子曰當誘之以厚賞驅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要利於此非鬪無由也襄公既以是使民孝公又以是使民自孝公以至始皇所以斥大境土蠶食諸侯以吞二周亦惟此云故爾善乎蘇東坡有言曰秦民好戰亦以戰亡夫始皇雖以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先王

四自廿一
王順
之用兵也蓋能使民懷之而忘其勞也曷嘗使斯
民矜其車甲哉觀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故其民
有愷悌和易之心而其風俗卒歸於忠厚至於大
王王季繼之積德累功至於文武亦惟后稷之舊
是務觀國風之詩其言多於耕耨播種之事則可
見矣周文武所以能成周家之治者以其后稷有
以遺之也始皇所以能混一海內者亦秦襄公有
以遺之也觀后稷之稼穡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
之過曆觀襄公之使民矜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
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
者有漸矣

黃曰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在先啓行者謂之
元戎收者軫也軫者車前後兩端之橫木爲此軫
者所以收斂所載故號爲收平地之車其軫深八
尺兵車之軫其深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伐收
梁輶者輶也如屋之梁也故曰梁輶五檠者輶上
之飾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以皮革五處束之而
所束之處文采歷錄然也游環在服馬背上貫驂
馬外轡驂馬欲出以此環牽之脅驅者服馬之外
脅以皮繫於衡轄驂馬欲入則以此皮約之陰者
以板橫側車前及左右以遮蔽車而爲之陰映鞞
則以皮四條爲之塗續者陰板之環以白金爲之

茵以虎皮為之有文者為車中所坐之席暢轂長
 轂也大車之轂尺五寸兵車之轂三尺有二寸故
 為長也馬青黑色為騏左足白曰鼻凡此以見車
 服之盛如此言念君子以下之四句則國之婦人
 閔念君子之辭四馬八轡兩驂馬有兩內轡皆繫
 於轎軸在軾以白金為轎以軸轡故謂之轎軸兩
 轡繫轎則六轡在手伐馬孔羣者以淺薄之金為
 馬甲之用欲其輕易於旋習也刃有三角故謂之
 公矛錡以白金故謂之釜錡蒙伐有苑伐中干也
 亦是盾之類蒙雜羽於上苑然有文也鞞弓衣也
 以虎皮為之鏤膺馬胷前飾也以金為之交二弓

於鞞中故曰交鞞非特有鞞又以竹閉祕藏之緄
 以繩約之國人矜其車甲之善如此而婦人又閔
 其君子之下從征役焉以此觀之則秦之風俗習
 於攻戰而狃於干戈非一日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洄音回

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

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反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

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

在水中沚

李曰此詩言襄公受封列於諸侯而乃不能用周禮秦本夷狄之俗今既為周之諸侯宜以周禮漸漬其民而移其風俗今既不能用周禮此詩所以刺之也禮者為國之本不能用周禮則何以固其國哉說此詩者多迂曲難說當從歐陽氏爾雅曰葭華蒹蘆茨藪也說文曰蒹者萑之未秀也葭者葦之未秀也又曰藪之初生一曰茨以此說觀之蒹也萑也茨也藪也其實一草葭也華也蘆也葦也其實一草也蒹者萑之未秀者葭者葦之未秀者至於秋堅成然後謂之萑葦蒼蒼盛也歐陽曰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

堅實而可用以此比秦雖強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以列於諸侯此言是也鄭氏以蒼為強喻眾民之不從襄公政令按詩蒹葭蒼蒼但言水草之盛如秦民之強也白露為霜凝而為霜此其喻禮爾而王氏乃曰仁露義霜也而禮節斯二者襄公為國而不能禮將無以成物故刺之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其說固已迂矣而又謂降而為水升而為露凝而為霜其本一也其升也降也凝也有度數存焉謂之時此天道也畜而為德散而為仁斂而為義其本一也其畜也斂也散也有度數存焉謂之禮此人道也其言破碎一至

於是揚龜山已辨之矣更不復云毛曰淒淒猶蒼
 蒼也采采毛氏曰猶淒淒也白露未晞言露未乾
 而為霜也未已則未至於晞矣故詩人刺襄公能
 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然露降而為霜則可
 用未已未晞則不可用矣王氏以淒淒為成材故
 於淒淒曰未晞於采采曰未已言成物之易而速
 有如此者此皆鑿說也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
 下曰溯游水草交曰湄躋升也小渚曰沚小沚曰
 坻涘者涯也右者出其右言迂迴也孔氏曰出其
 左亦迂迴言右者取其與涘沚為韻尔歐陽謂伊
 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

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
 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列於諸侯而不知所
 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
 不免為夷狄也此說是也鄭氏乃以伊人為知周
 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
 用之按詩人之意但言不能用周禮今又言不能
 用賢人本無此意是又畫蛇添足王氏之說尤為
 苛細暗昧為難通歐陽之說為勝當從之也齊桓
 公問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見閔元年則知周

禮所繫豈輕也哉故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
 天地並未有舍禮而能固其國者亦未有用禮而
 國不固者秦本夷狄之俗自襄公以前未受封於
 周而列為諸侯雖未用周禮猶可也人亦不以不
 用周禮責之也今也列爵封土為周之諸侯所以
 保其社稷而撫其人民者豈可無禮乎襄公既不
 能用禮故詩人慮其無以固其國而刺之也襄公
 既使其民矜其車甲但有好戰之心使能用周禮
 以固其國猶可以漸進也既不能用周禮則何以
 為國之本乎譬之耽於酒色之淫而恣無厭之欲
 乃能用藥石以助之雖非養生之道猶尚可也既

耽於酒色之淫又無藥石之助則強悍盛壯未有
 不亡者也秦能使民有好戰之心又不能用禮以
 固其國雖強盛之勢不已至始皇有天下亦無救
 於亡也周自后稷至於文武所歷者數百年而其
 務農之政猶一日也雖皆以是得天下而其成效
 則霄壤之不同故秦之有天下不過為漢驅民而
 已於秦何有哉

黃曰蘇子由古史論曰秦起於西垂與夷狄雜居

本以強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
 禮義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為未成故其
 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

惡鄙詐暴慢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
二世而亡其亦有以取之矣歐陽公本義曰襄公
以命爲諸侯受顯服而不能周禮變其夷狄之
俗故詩人刺之以謂蒹葭水草蒼然而茂盛必待
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強盛
必用周禮以變其俗然後可列於諸侯伊人者斥
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
而上則道遠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
中以喻襄公雖得列於諸侯而不知其所當爲欲
慕中國之禮義既邈而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不
免爲夷狄也夫禮者所以維持而安全之道雖無

不可較之形而有不可較之實使人君而知有禮
焉則截然有不可犯者齊桓公嘗問於仲孫湫曰
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然則不棄周禮所以存魯未能用周
禮所以亡秦也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

於角反

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

音弗衣

繡裳佩玉將將

七羊反

壽考不忘

李曰按秦本紀自西戎侵奪岐豐之地周遂東遷雖使秦取岐豐之地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於是伐戎取其地此詩序所言襄公能取周地是說與史記相戾從史記則此序之言為可廢從此序則史記之言為妄當闕之以俟知者故鄭氏因此序謂秦處周之舊土歐陽以此破之至於始為諸侯其言與史記合矣襄公秦君也君能却西戎之鋒敵王所愾使周室得以東遷洛邑以是封諸侯受顯服大夫恐其志驕意滿怠於修德故因美之而遂以戒勸也終南周之名山在扶風武功縣東終南山山西距

鳳翔北距萬年長安左氏謂之中南見昭四年條毛曰條稻孔氏引爾雅稻山榎孫炎注爾雅引此詩有條有梅曰梅栴也郭璞曰似杏實酢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栴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蘇氏謂襄公既為諸侯受服於周其人尊而說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白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此說是也鄭氏謂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勸戒其意謂無盛德則不宜矣鄭以上二句為勸戒之故其言若此既以上二句為勸戒之則下二句為美之其文不相貫紀毛氏曰基也謂山基也堂

爾雅曰畢堂牆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爾雅又曰山有堂郭璞曰山之崖室也然則堂者謂山之道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此言山有紀堂以成其大也錦衣狐裘黻衣繡裳是襄公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狐裘諸侯之服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蓋以狐白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使可裼也渥厚漬也言其色如厚漬之丹而又澤也言其衣服容貌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也故曰其君也哉蓋言不可以徒服其服也青黑相背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也蓋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至於壽考

而民不忘也故曰壽考不忘周設司服之官自天子至於大夫之服皆有等差服天子之服則有天子之德服諸侯之服則有諸侯之德服大夫之服則有大夫之德苟徒服其服而無其德謂之觀美可也豈先王制作之本意乎今襄公始為諸侯而服諸侯之服宜其有諸侯之德此大夫所以勸戒之也淇奥之詩曰會弁如星又曰猗重較兮此皆車服之美也然而衛武公之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所以服之無愧色襄公始為諸侯而其大夫能以此戒之可謂引其君以當道也

黃曰按秦本紀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

兵救周戰有功遂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其地至岐觀此則是襄公未得岐西而此詩言能取周地何其不同也噫襄公之世已得周地而未必能盡至文公十六年遂終有之也襄公始爲諸侯受服於周其人尊而說之故曰終南之山宜有條梅之木紀堂之高以喻襄公之宜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也故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所以勉之以有君子之服必有君子之容

而無愧於爲君也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所以勉之以有君子之容必有君子之德而民之終不能忘也既有以稱之於前復有以勉之於後秦人愛襄公之意深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曰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

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文公六年觀左氏君子之辭則詩

人之刺穆公宜矣以人從死者穆公命此三人以

從己之死也揚子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秦

大夫鑿穆公之側說者以謂三良嘗許穆公以殉

死故鑿其壙之側以從之而實其言夫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為信揚子

之說非也惟其穆公以三人從死此其所以可哀

也秦本紀曰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而

此言三良者不知當時所死甚多惟此三人為良

故獨哀之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毛曰小貌桑扈

曰交交桑扈鄭曰飛往來貌鄭氏為勝當從之也

言交交之黃鳥止於棘木之上而得其所今三良

不得其死是黃鳥之不如也鄭氏曰黃鳥止于棘

以求安已此固得之至以謂此棘若不安則移是

生外意也王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可愛而又

有仁心故以況三良夫黃鳥又安知有仁心揚龜

山已辨之矣又始曰止于棘中曰止于桑終曰止于楚則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異矣以哀三良所止不能進趨高義而終於死非其所也據詩之上章言三良不得其所不如黃鳥之止于棘爲得其所也止于桑楚皆是此意便於押韻耳非有先後優劣之辨也誰從穆公而死乎乃子車氏之子其名奄息以死也惟此奄息之爲人乃是百夫之中最爲雄特今乃爲從人之死秦人哀之故臨壙穴之上則惴惴然而戰慄蓋以百夫之特而埋於土中此其所以可懼也旣懼矣於是仰蒼天而訴之曰何爲盡殺我善人也如其可以他人之身而

代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也夫人豈有百身之理哉愛之甚也百夫之防防猶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百夫之禦禦亦當也然奄息則曰百夫之特仲行則曰百夫之防鍼虎則曰百夫之禦亦是便於押韻尔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始也以木爲之其終必至於用人旣至於用人則其終必至於善人其源流旣竭則其末流無所不至也此則作俑者其所以爲無後而詩人所以刺穆公也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此言得之夫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然父

有不義之命豈可從哉當其生也固當幾諫見志不從又當起敬起孝悅而後諫惟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而已及其死也雖有欲諫之志何所施哉故雖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為孝而其不善者則改之惟恐其不及也不然何以夫子曰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乎古之人不特魏顓為然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死非正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蘇東坡有云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是必有大不忍者奪其情也其尊己之謂乎此又非秦

康公之所及也康公之孝似孝而非孝陳尊己之孝似非孝而實孝詩人刺穆公蘇氏以為康公之罪其亦以意逆志者也

黃講同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弃其賢臣焉

歛于叔反彼晨風鬱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荈萩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洛音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音悌隰有

樹檟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曰穆公所以成伯業者以其用賢臣康公繼其

業弃賢臣而不用是忘父之業也爾雅曰晨風鷓

舍人曰晨風一名鷓鷓鷓鷓鳥也郭氏以為鷓屬陸

氏以鷓似鷓乃因風而飛說文曰旱天鷓一名晨風說文曰鷓飛貌北林孔氏曰據此詩所作見有此林也蓋言此林之木鬱然而茂盛故鷓飛而集亦猶穆公之好賢故未見君子則欽欽而憂惟恐其賢之不能至也今康公何為弃我乎欽欽爾雅曰憂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康公忘之甚也爾雅曰櫟其實栳陸氏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或以為木蓼陸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以為柞櫟苞者叢生也六駁毛氏以為如馬倨牙食虎豹是獸名也然上文言山有苞櫟隰有六駁下文言山有苞棣隰有樹棣皆是說草木不應

於此獨以駁為獸也當從陸璣之說駁為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崔豹古今注云山中有葉似椽皮多蘚駁亦是木名不可以為獸也六者王肅以謂據所見而言也棣毛氏以為唐棣孔氏以為釋木有唐棣有棠棣毛氏以為唐棣未詳聞也徐氏又謂棠棣徒見王氏謂其實可食遂以為棠棣然經文但言苞棣不言唐棣不可指名其名也陸璣曰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謂之楊榘實如梨但小耳此言山之有草木所以為山之光輝亦猶國之有賢為國之光輝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以見其好賢之切也。王氏以為北林之有晨風如人君之能黜除小人，山有苞櫟，山有苞棣，謂能庇其國家，隰有六駮，隰有樹檟，謂能養其人民。然此四者皆是木之材，而王氏取喻其人之如何，詩人本無此意，不可以為說也。

黃曰：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喪師於殽，其後悔過自誓而求其所謂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而有容者，以保我子孫黎民，則其所以求賢臣以保後世者切矣。今康公忘穆公之業，而至於弃其舊臣，始之一字作序者，所以深責之也。故此詩言穆公求賢而不已，康公弃賢而不用，其將何

以自庇乎？然三良之殉，非穆公之罪，而康公之罪也，亦明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蒲毛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李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秦康公以文公七年立，十二年卒。按春秋文公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又十二年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春秋傳者如此此足以見其好攻戰也惟其好戰不能與民同欲夫驅民以戰民亦有忘其死者今康公徒然好攻戰不能與民同欲此民之所以怨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者毛氏曰袍襜按玉藻云續為襜緼為袍孔氏以為純用新縣名為襜雜用舊絮名為袍是則襜袍其名雖異其制度則一與子同澤澤者毛氏以為潤澤鄭氏以為澤褻衣近污垢說文曰澤袴也是其褻衣近污垢也論語注云褻衣袍澤也鄭說固勝於毛氏然終不如程氏以為澤者如今汗衫之類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丈戟長一丈六尺與子同仇仇方也作者起也行者往也此蓋思古之詩言古之人君與民非是以汝無衣之意與子同袍故也此乃與民同欲如此惟其與民同欲至於興師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伐仇方也與民同欲則民亦與君同欲也毛氏謂仇為匹其說固不通非惟如此又謂同袍者興也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然此非興也鄭氏雖不以為興其說以謂君豈嘗曰汝無衣我與汝共袍乎鄭氏之說雖勝於毛氏然謂君豈嘗曰汝無衣則非也此詩與晉無衣同意晉無衣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非是無

衣也但欲同子之禮耳此詩所謂無衣亦非是無衣不過但欲與民同袍耳說者以謂王于興師秦為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以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鄭氏以謂王法興師王肅以謂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王荆公以謂阻王命以厲民程氏謂以王道興師數說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者而言也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蓋言君子之於民能與之共安平則可與之共患難既不與之共安平則民豈肯與之同患難哉昔勾踐之伐吳越國之民矜憐撫奄一啻若其親子弟及其伐吳國人皆以父勉其子

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歟可無死乎是能與之同樂也固能與之同憂也衛則不然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三百人及其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卒之為狄人所敗于熒澤衛幾於亡則不能與民同樂則豈能與民同憂哉今康公不能與民同欲欲民之從死必無是理況死者人之所重同袍同澤同裳者君之所輕以輕與民而責其所重苟不施之而欲得其報豈有是理哉

黃曰秦為諸侯之國而曰王于興師者何也蓋此詩言秦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詩人思古之

王者能與民同安逸故能與民同憂患若平居不能恤民而臨難責其死節其將孰從乎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故周公東山之役至於三年之久而民忘其死勾踐伐吳國人皆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歟可無死乎蓋其能與民同其好惡則民之視君猶吾身也視國猶吾家也秦人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其怨之也宜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李曰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見莊二十八年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見文七年秦穆夫人是齊姜所生重耳是大戎所生秦穆夫人乃與文公異母之子

也秦康公之母乃晉獻公之女重耳乃穆公之舅也文公遭麗姬之難姬晉獻公之妾也譖太子申生申生縊于新城又譖重耳重耳奔狄重耳既出奔狄十二年而復行適衛適曹適鄭適楚適秦遂納之當時秦穆夫人已死矣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陽因念母之不見也按僖公十五年秦穆獲晉侯以歸秦穆夫人為之請則是十五年以前夫人猶在其後不知何年而卒穆公納文公之時其母不見康公因思其母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以兄弟同氣而生也康公念母及此其即位故思而作詩因見舅而思其母也舅氏者舅之與

外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之舅氏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度渭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之道可謂遠矣而又贈之以路車乘黃者即叔于田所謂乘乘黃也乘黃四馬也悠悠我思言其心悠然而思也瓊瑰玉佩者瓊瑰毛氏曰石次玉孔氏以為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禮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康公思其親見其似者如此況見母之兄弟乎秦康公之於舅氏既送之於渭陽之道又贈之以路車乘黃又贈之以瓊瑰玉佩則

其愛舅之心厚矣其為太子之時念母不見其思
 念如此至於文公七年方即位其送舅氏已十七
 年後猶能追感其事則為康公者可謂孝矣然秦
 自伐殺之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昏姻之道既絕
 遂為仇讎之邦使康公即位能推其愛舅之心釋
 舊憾而修新好則秦晉之民不勝其幸其為孝豈
 不大哉攷之春秋戰于令狐日尋干戈使兩國之
 民肝腦塗地則雖愛舅何以補哉孟子曰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康公所以至於
 如此者不能善推所為故也

黃講同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音似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鬼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李曰康公忘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以待賢者

有始而無終也詩人既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弃

其賢臣今又刺其忘先君之舊臣有始而無終也

則康公之不待賢可知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

每食無餘毛氏以為夏大也鄭氏以為屋具也渠

渠謂勤勤也言康公始者於賢臣則設重饌以待

之其意勤勤王肅則以夏屋為室屋之屋不以為

屋具鄭氏所謂屋者以下文每食無餘是言飲食

之事遂以上文爲言飲食之具其說爲曲不如王
 肅之說爲簡然王肅曰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
 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分先君康公求之
 於詩本無此意渠渠蘇氏以爲深廣王氏以爲大
 具蘇氏皆從王肅之說以爲室室之屋也四簋毛
 氏以爲黍稷稻粱且方曰簋圓曰筮筮乃盛稻粱
 之器簋乃盛黍稷之器不應兼言盛黍稷稻粱也
 毛氏但見經文言四簋遂以爲黍稷稻粱然不知
 簋乃盛黍稷之器非盛稻粱之器也言四簋者以
 黍稷分爲四簋以見黍稷之多也承繼也權輿始
 也有夏屋之渠渠以待賢者之至及其後則每食

無餘則待賢之意少衰其後每食不飽則又非特
 無餘於此見其有始而無終也故繼之曰于嗟乎
 不承權輿嗟不能繼其始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
 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
 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飲食之間固不
 足爲輕重人君之待賢士非飲食則無以見其誠
 意鹿鳴之詩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夫
 忠臣嘉賓豈徒以口腹責望於君哉蓋不可以虛
 拘也觀此則知秦之賢者以每食無餘每食不飽
 刺康公苟不以意逆志則是飲食之間宜非賢者

用心也昔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與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曰獨不念先君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蓋人君待賢之心有始無卒則必見於飲食之間惟賢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魯之燔肉不至孔子不脫冕而行楚元王酒醴不設而穆生所以遠去之也以其人君之誠意不至不

得不去也唐明皇時薛令之為東宮官嘗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挽羹稀箸易寬遂去觀薛令之去亦穆生之去也

黃曰觀此一詩乃知康公待賢之禮不如其初而賢者之所以去也然區區飲食之微何足以為輕重而曰無餘不飽者非不知亟餽鼎肉為犬馬之畜也蓋以其禮意之衰耳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逝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禮衰則敬衰賢者之去就亦當決於此歟

陳宛丘話訓傳第十二

國風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坎

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直置反值其鷺羽坎其擊

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李曰武王封媯滿於陳以備三恪幽公其六世孫

淫荒於女色而昏亂於政事自古人君惟其志有

所惑則政事有不暇恤者矣淫荒昏亂而又遊戲

放蕩以見其無所節度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至而無望兮子之湯兮毛氏則以子為大夫按此

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為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

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

子者蓋指晉昭公也晉昭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

也湯蕩也宛丘爾雅曰宛中宛丘郭璞曰宛丘謂

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毛氏曰四方高中央下曰

宛丘二說不同毛氏之意則以謂宛丘是為中央

宛然而下郭璞之意則以爾雅又曰山上有丘故

謂其中央隆峻如一丘要之二說不同難為辨明

詩人之意但言幽公遊蕩在宛丘之上信有荒淫

之情而無威儀以為民望也蓋人君當正其威儀

使民觀而象之然後能成其德教以行其政令今

幽公但縱其荒淫則何以為民之望哉坎擊鼓聲

也鷺羽鷺鳥之羽也可以為翳爾雅曰鷺春鉏郭

璞曰今之白鷺也頭翹背上皆有長翰毛故可以為翳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缶爾雅曰盞謂之缶孫炎曰瓦器郭璞曰盞盆也易曰不鼓缶而歌藺相如傳曰使秦王擊缶則缶者乃瓦器可以為樂器也翮即翳也爾雅曰藪也藪翳也藪值者毛氏以為持顏師古云以立為言以鷺鳥之羽以為翳立之為舞值或訓持或訓立雖則不同其意則一也夫以幽公擊鼓於宛丘之下擊缶於宛丘之道其聲坎坎然無冬無夏常秉路鷺羽以為樂則無一日而不淫荒也王氏則以值為遭曰值者百姓厭苦之言夫以值為遭其詁訓明白勝於以為持以

為立然詩人言之無冬無夏但言常然也如王氏說則又謂百姓遭此鷺羽一節不如以為持立其說不迂曲也

黃講同

東門之粉

符云反

疾亂也

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弃其舊業亟

欺冀反

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粉宛丘之相

兄浦反

子仲之子婆婆

素何反

其下穀

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穀旦于逝越

以駸

子公反

邁視爾如菽

祁饒反

貽我握椒

李曰

言幽公之淫荒其風俗之所行陳國之男女

皆失其業而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也古者重男女之別而宮室之內尤致其謹男不入女不出

不共寢席不同椀枷宮室之內猶且如此其在道路之間男子由左女子由右如此則荒淫之風何自而萌今也幽公先為荒淫之行此陳國之男女亦化而為淫荒其無恥甚矣市井者八家為井因以交易故為市井市井者因井以為市也東門之粉宛丘之相粉爾雅曰榆白粉孫炎曰白者名粉相者杙蓋以東門宛丘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又有二木而人息於下是以子仲之子娑娑於其下也古者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則子仲必是王父之字故以為命也子仲者陳大夫也娑娑舞者之容娑娑然也穀善也差擇也蓋擇其

善日也南方之原毛鄭以原為陳大夫按左傳莊公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經曰南方之原而以原為氏不甚明白故歐陽之說為勝歐陽以為南方原野則其說為簡勁言擇其吉日相期於南方之原野其婦人皆不紡績其麻以服女功之事而亦娑娑然舞於市也績說文曰紡也七月詩曰八月載績注曰蠶事畢而麻事起也毛鄭既以原為大夫氏而其下文曰不績其麻遂以為原氏之女故於上文子仲之子則以為男也歐氏既以為原野不以為大夫氏故於子仲之子則曰莫知其男女也逝往也越於駸惣也邁行也毛氏以駸為

數言以善日而往所會之處於是績麻者亦以麻
 惣而行按詩言越以駸邁只是言惣集而行商頌
 曰駸假無言亦是訓惣不必以為麻惣也視爾如
 苽貽我握椒言其相遇之男女相說謂我視汝如
 苽之花言其顏色之美如此而爾又遺我握椒言
 相與游蕩而無恥也爾雅曰苽芘菜也郭氏曰今
 蜀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又翹起
 其遺我以握椒者孔氏曰椒實芬香故以相遺也
論曰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古之人君有所好
 於上則大夫從而視效之大夫既翕然而為之則
 國人未有不化之者襄公淫荒在位如孟姜孟庸

一亦皆化之陳幽公荒淫而子仲之子亦皆為之為
 世族大夫猶且如此則國人可知矣然當時所以
 至於如此者蓋本於幽公幽公所以至於如此者
 又有所本漢地理志云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
 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祭祀用史巫
 故其俗好巫鬼鄭氏亦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
 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從而為之是民之好歌舞者
 又皆本於大姬矣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言其歌舞無節若巫覡然故謂之巫風惟巫覡常
 以歌舞為事大姬既化而為巫覡之事矣幽公又
 化而為遊蕩歌舞於宛丘之上幽公既好之故其

臣如子仲之子亦化之而婆娑於粉相之下淫荒之事其來有漸顏師古於值其鷺羽則曰舞以事神於婆娑其下則曰歌舞以娛神按詩所言固是譏其好歌舞原其所由則本大姬之所致是非歌舞事神乃為樂耳師古之說非也蘇曰國之風俗各有所本晉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此說是也

黃曰嘗觀豳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至於歲功既成則躋公堂稱兕觥而祝其君以萬壽焉今陳之風俗至於男女不紡績其麻市也婆娑弃其舊業而

歌舞於市井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則其在位世族亦如之此勢之所必然者雖然亦非獨幽公之罪也陳自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而樂為歌舞其國俗之化非一日矣噫晉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游蕩無度國之風俗亦各有所本哉衡門誘音僖公也愿音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遲泌悲立反之洋洋可以樂音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去聲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李曰周宣王時僖公幽公之子也愿慤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此詩以誘掖之也誘進也掖扶持之力也此詩當且從歐陽說首章則言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為治亦可以有為二章三章則言何必大國然後可以有為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棲遲泌水之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皆言陳國雖小亦可以有為也特患無其志耳食魚者凡魚皆可食也若必魴鯉而後食則終身有不得食者矣娶妻者諸姓皆可娶也若必齊宋而後娶則終身有不得娶者矣言必待大國而後有為苟無大國則終身不得有為者矣

衡門者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陋也棲遲爾雅曰息也泌水毛氏曰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而忘飢也鄭氏以為療飢鄭氏喜於改字不可從也魴邊魚也陸農師舉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齊姜姓也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賜姓曰姜宋者子姓也殷之苗裔契之後也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春秋左氏傳所謂齊姜莊姜皆是齊之女也所謂聲子仲子皆是宋之子也此詩與甫田詩辭雖反而意則同齊襄公自以為必得諸侯然徒有其志而不修其德故抑之而曰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僖公自以為小國不足以有
 為愿而無自立之志故進之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蓋為國者不可以無志也
 有其志而無其效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志而有其
 效者也僖公愿而無立志其不能有為者必矣齊
 襄公雖有志而無其實故有志於求諸侯而無得
 諸侯之道亦將不能有為其與無志也亦何以異
 然甫田之詩正猶孟子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猶緣木而求魚今之諸侯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者也此詩正猶孟子謂為
 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非不能也不為也今曰

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
 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然學者
 之於詩要當通之於言意之表不可泥於文辭之
 末如必以此詩言事親之說而求之以事親之事
 以此言修身之說而求之以修身之事是守株待
 兔也甫田之詩雖以刺襄公之志大心勞然亦可
 以為學者修身之道也衡門之詩雖以誘掖僖公
 之立志然亦可以為學者處世之道也夫尊其所
 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尊其所聞則安得
 而高明不行其所知則安得而光大學者能三復
 甫田之詩所謂婉兮變兮勳角牝兮未幾見兮突

而弁兮則德修罔覺矣。攘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則可以視富貴如浮雲耳。此二詩學者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黃曰：此詩言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為治，亦可以有為。特患其無志耳。橫門之木，亦可以休息。泌泉之水，亦可以忘飢。孰是陳國而不可有為乎？以其國之小而遂甘心於自弃，則是食魚而必魴，鯉無魴，鯉則終身不可食，邪娶妻必宋齊，無宋齊則終身不可娶，邪湯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未聞以千

里而畏人者也。此孟子誘引齊宣之意，亦詩人誘引僖公之意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東

門之池，可以漚。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

池，可以漚。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李曰：此詩言陳君淫亂，使其得賢女以配之，未必

至於此。詩人所以疾其君而思之也。東門之池，可

以漚。麻，**說文**曰：久漬也。周官考工記：幌氏以沅水

漚其絲。**注**云：漚，漸也。則漚有漸漬之意。東門之池

有此池水可以漬麻以為衣服以譬國有賢妃夙
 夜警戒使君子入於善而不自知以成其德亦如
 池水之漚麻也蘇黃門曰婦人之於君子日夜相
 與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
 自知此言是也惟賢女可以輔佐君子故國人思
 得彼美善之淑女可以為君對而歌也淑賢女也
孔氏曰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
 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
 晤者對也歌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也歌者長聲可以感發人之善意晤歌亦有漚麻
 之意晤言亦是此意紵者說文曰麻屬也細者為

紵麤者為紵陸氏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
 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
 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
 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微紵左傳
 鄭子產獻新紵於吳季札即此是也管者茅之屬
 已漚為管未漚為茅陸氏曰管似茅而滑澤無毛
 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其說是也詩人之意皆以麻取譬為漸漬之久以
 言婦人之於君子亦可以漸漬以成其德自古人
 君修身慎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其獨有正
 臣義士獻可替否以格其非心亦由賢妃正女夙

夜警言戒以相成其德周宣王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使君王失禮夜臥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遂成中興之治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聲楚莊王之初即位好田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遂勤政事不倦此三君者皆由內有良佐以成其德也使周宣王齊桓公楚莊公而無賢妃以為之配則未必不如陳幽公使幽公有姜后樊姬衛姬以道輔佐其君子未有不能幡然改志而遷仁義也故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也中才庸主惟其為女寵所惑第稠既交則親與愛攻顏辭婉媚則愛為私奪日夜相與則漸漬其惡而不自知惟得其賢妃貞女淑範懿行為之內助則人君相勸而為善亦漸漬而不自知也詩人以溫麻譬之可謂能近取譬矣不獨人君為然匹夫之微得賢女以為助則薄夫敦頑夫廉矣吳許升少為博徒而不操行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母為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是以德盛名立而不自知許升其始也自為

不義及其終乃能悔過遷善而得與士君子之列
 其不可誣也如此然漚麻以喻取其漸漬不特見
 於夫婦之間人之習為善惡亦皆如此始習為惡
 其久也則為惡人始習為善其久也則為善人優
 而遊之饜而飲之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
 而信其道日漸月漬德盛仁熟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者其習於惡者亦然故古人謂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不自知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
 荀子曰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
 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古人又曰學
 之漸人也甚於丹青其初則炳久則渝此皆是服

習積慣久而自至不可以驟然而得也

黃曰古之人君修身慎行而無荒淫之過者非特

有忠臣良士以格其非心而亦內有賢妃正女夙
 夜警戒故關雎之樂得淑女雞鳴之思得賢妃皆
 本於汪席之助而為歌詠也宣王晏朝而姜后脫
 簪以待罪齊桓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皆能易怠
 而勤易昏而明賢女之助豈小補哉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猶
 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

之楊其葉肺肺

普背反

昏以為期明星晫晫

之世反

李曰

昏姻失時者言失其嫁娶之時也男女多違

者言男子親迎而女不從所謂多違也昏姻失時

即詩謂東門之楊也男女多違即詩謂昏以為期

明星煌煌也東門之楊爾雅曰楊蒲柳也郭氏曰

可以為箭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牂牂盛也肺

肺毛氏曰猶盛也煌煌晫晫皆言其星明也毛氏

以秋冬為昏姻之時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毛

氏之意則以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

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為合男

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

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毛氏之說據於此鄭氏之意

則以周官曰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

兩說毛氏為勝按匏有苦葉之詩曰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而歸妻是秋冬之間可以為嫁娶之時也

鄭氏於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可以為請期二月

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女安得以歸妻

為請期乎然據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下文又言於是時也昏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

後冰泮之前使民皆得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

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

昏者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其

法必不如是之密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蓋楊以感陽氣而生今其葉牂牂肺肺然茂盛是春夏之交也則失昏姻之時可知矣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也此說亦與程氏同是亦一說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旦匏有苦葉所謂聿聿鳴鴈旭日始旦是也親迎則用昏此詩所謂昏以爲期是也禮記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不用樂亦是以昏親迎之意孔氏曰男女親迎用昏時以爲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而夜已極深而不至禮當以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如是此說是也蓋男子以昏時爲期乃至於明星煌煌晷晷則婦人不至可知矣此詩所以刺之也自周之衰昏姻之禮廢而不修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則是外之親迎也逆婦姜于齊是內親迎也著之詩刺不親迎惟其親迎之禮廢故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楊之詩雖行親迎而女不至女之所以不至者蓋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留他色不肯行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遜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

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如是此說是也蓋男子以昏時爲期乃至於明星煌煌晷晷則婦人不至可知矣此詩所以刺之也自周之衰昏姻之禮廢而不修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則是外之親迎也逆婦姜于齊是內親迎也著之詩刺不親迎惟其親迎之禮廢故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楊之詩雖行親迎而女不至女之所以不至者蓋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留他色不肯行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遜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

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其周旋進退威儀容止可觀如此今乃弃之而不肯為至於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乃甘心為之世所以至此者非民之罪上人之罪也

黃曰此詩如**丰**之詩言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亦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楊葉始生為揚之得時牂牂然過盛則過時矣興親迎者以昏為期今也明星煌煌則過也肺肺則葉益盛矣哲哲則星益明矣夫昏姻之禮為其正而已正而不從則是不從父母之命而甘於父母國人之賤者也風俗至此豈由民之罪哉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評之評予不顧顛倒思予

李曰陳佗者文公子桓公之弟也桓五年甲戌已

丑陳侯鮑卒於是陳亂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桓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此正所謂不義也其所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者以其無良師傅訓導之也故詩人推本而言之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說

文曰析也爾雅曰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然則斯者有離析之狀墓門有棘言墓道之門不修治之則有棘生焉棘生則宜以斧開析而去之言佗之為不義宜得良師傅以誘導之則可以格其非心夫也不良夫謂師傅也惟佗必得賢輔然後則可以磨厲訓迪而去其非心今佗之師傅不良則其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也故雖國內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之國人知之而不能去者則以佗習成其惡而不自知也故曰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程氏曰衆皆知之已獨不之知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得師傅遂成其惡誰昔然矣後

來誰如是乎此言是也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豈胡亥之性本惡哉蓋其所以導之非其人故也此言正詩所謂誰昔然矣鴉惡聲之鳥一名鵬鳥陸氏疏曰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即此是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萃聚也言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荒蕪之地則有惡鳥集焉言佗之性本善而師傅之不良則惡歸之矣上言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不能去其不善而復於善此章言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蓋言佗之

性非不善也所以輔導者非其人耳夫也不良歌以評之言佗師傅不良故我作歌以評告之告之而汝不我顧至於顛倒乃知思我之言也方其未遭患難之時聞此言則未必以為然及其既遭患難則必悔之何所補哉顛倒急難之際也佗雖殺太子免而代之未幾而為蔡人所殺是所謂顛倒也毛氏曰至於顛倒而惡加於民以惡加萬民為顛倒非矣

論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不善人得志於世君以為賢而信任之天下皆知其必至於禍敗而已則不知也天下皆知而已獨不知則必至於顛倒而後

悔也申屠剛謂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正諫希得為用也使人君能於未至而聽納忠鯁之言則天下安有顛倒之患哉惟其事未至則忽而不信或指之以為狂妄及其已至雖能悟其忠而悔其不從則是噬臍爾唐明皇天寶間李林甫以佞諛見用而張九齡以忠言見黜當此時必以林甫為賢而以九齡為不才也及其禍發幽陵身竄巴蜀乃知九齡之先見而悟林甫之嫉賢妬能也豈非所謂顛倒思予者乎至於德宗用一盧杞以致涇卒之變亦可悟矣猶謂盧杞非姦邪夫明皇德宗委任非人以

取播遷之辱其禍一也明皇猶能於顛倒之時而思予固無益於禍敗也然比德宗於顛倒之後而尚不悟則明皇為猶賢也若德宗者真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黃曰按春秋桓公五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此正所謂不義也此詩必是陳國耆舊之臣見陳佗師傅之不良而知其有後日之不義嘗歌詠以風告之矣而其君之不我聽也故及其有今日之亂而追咎於無良師傅蓋師傅者所以朝夕而訓導之也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豈一朝一夕之故乎賈誼曰習與正人居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秦趙高傅胡亥豈胡亥之性本惡哉蓋其所以導之者非其人故也陳佗弑逆之惡使其有賢師傅以教之長其善而去其惡豈至是乎故此詩以為歌以評之顛倒思予言其昔日嘗告之先君而先君不我信今亂已成矣雖思我之言將何及邪唐太宗高麗之敗而後思魏徵唐德宗播遷之後而思陸贄凡人之智能見已然而不能見未然待其已然而後悔之亦奚及矣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徒庇反誰侑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

都勞反中唐有甃蒲歷反邛有旨鷓五歷反誰俯予美心焉惕

惕吐歷反

李曰此詩言宣公信讒讒人將巧發竒中以賊害

善良此君子所以憂懼也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蘇

氏曰防邛皆丘陵也毛氏以防為邑名王氏則以

為止水之防蘇氏說苕者草名也孔氏引苕之華

傳云苕陵苕此直曰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隰

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氏曰苕蔓生莖如勞

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

豆霍也王氏則以苕謂為埽除不祥苕即陵霄花

緣樹而生其花可愛故曰旨苕中唐爾雅曰廟中

路謂之唐瓠瓠謂之甃李巡曰瓠瓠一名甃郭氏

曰瓠瓠也今江東呼為瓠甃鷓亦草名也爾雅曰

鷓綬也郭氏曰小草雜色似綬也陸氏曰鷓五色

作綬文故曰綬草陸機則又以鷓為鳥名綬鳥一

名鷓亦或謂之上綬下有囊如小綬五色食之甚

美此數說異端當從歐陽氏其說謂讒人之譖君

子非一朝一夕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

巢積漸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

中唐有甃非一甃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鷓綬草雜

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此

說為勝孔氏則引毛鄭之說而發明之曰防多樹

木故鵲鳥往巢焉邱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
 公信讒故讒人集焉此說固通至於邱有旨鷦則
 不可以如此說惟其中唐有甃其說不行則知毛
 鄭之說為不可從王氏則以四章分而為四每句
 各有一說逐句各生文義則其辭牽強固已勞矣
 蘇氏則又為防有鵲巢眾鳥皆得居之邱有旨苕
 眾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不明則君子不保其
 祿位其取喻為不切程氏則以防有鵲巢中唐有
 甃以興不善以旨苕旨鷦興善則是以二句分為
 善惡也皆不如歐陽氏說俯說文曰有壅蔽也予
 美者言我所美者君也此詩言美與葛生之詩所

謂予美亡此同葛生所美指夫也蓋婦人所美者
 夫故也此詩所美者謂君也蓋我之所美者君故
 也惟其讒言積累而成是以壅蔽我君以斥去君
 子也為此者誰乎而我心惕惕也言誰者指
 讒人蓋不欲斥言其人也惻惻惕惕皆憂也

黃曰宣公好信讒而君子憂懼及已以謂讒言惑

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
 巢積漸結成之又如苕華延蔓將及我也中唐有
 甃非一甃亦以積累而成旨鷦綬草雜眾色以成
 文猶眾言交織以成惑也曰旨云者言甘言美語
 竒禍巧中此宣公之所以信而君子之所以懼也

然所以致讒言之多者由宣公之不明故爾使宣公君臣之間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則讒言何自而入乎受之則至不受則何所容致之則入不致則安從入上官桀之黨有譖霍光者昭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則知讒言之所以惑人者皆其不明之過也故詩言憂讒賊而序言宣公多信讒蓋謂此歟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反古卯人僚兮舒窈烏了糾其趙兮勞心悄七小

兮月出皓胡老兮佼人慍柳音兮舒懣於久受兮勞心慍

七老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兮舒天於表紹兮勞心

慘兮七感

李曰月出皎兮說文曰皎月之白也方言曰自關

之東河濟之間民好者謂之佼孟子曰子都之佼

是也僚亦好貌舒遲也窈糾者舒之姿也此言月

之初出其皎然而白以喻婦人形體僚然而好也

非特形體之僚其容止則舒遲而窈糾其可美如

此不能見之是以使我心思之故悄悄然而憂也

此蓋言其好色也王氏曰女陰物也而晦時月出

之皎也則非時之晦矣而又佼僚者不得相悅其

說為甚鑿說者又言月臣道也陳之大夫有臣之

道不皎於國政而皎於國之婦人此說尤鑿於王
 氏不如毛鄭之說為簡勁慟與燎皆好貌也慟受
 天紹皆舒之姿也慟慘皆憂也夫當時在位之臣
 聞其婦人顏貌之美好又聞其容止之舒遲思而
 見之不得其心則憂好色如此安能好德哉德之
 與色不兩立也未有好色而能好德者亦未有好
 德而能好色者陳大夫於佼好之婦人其思之也
 如此則其惑於色者甚矣必不能好德也孔子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陳大夫能移其好色之
 心而好德其未得也則惟恐其不及其已得也則
 惟恐其不留如此則豈不為賢大夫哉唐李習之

曰有人言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極其
 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士國士也
 天下之人不一往而見之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
 乎此誠名言也大抵人之常情從善如登從惡如
 崩好色之人常勝於好德好利之心常勝於好義
 惟在反求諸已而已矣

黃講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透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

李透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去聲馬

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音車朝食于株

李曰夏姬鄭穆公之女靈公之妹也嫁於陳大夫

公子夏御叔也生微舒字子南本姬姓故以姬為

氏為夏氏之婦故曰夏姬此言靈公與其大夫孔

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驅馳其車馬而往自朝至夕

未嘗有休息之期焉胡為乎株林株林毛氏曰夏

氏邑曰株林王氏以為株林邑也邑外曰郊郊外

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此詩上章鄭氏以為陳人責靈公言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下章則以為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其車乘以至株林此說不如王肅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亦以王肅之說為長蓋此說當從之陳人病其君而相告語曰君胡為而往株林乎將以從夏南也非是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爾蓋靈公之適株林也託他事以往故有匪適之言孔氏曰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

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按左氏傳楚莊王縣陳討於少犀氏犀氏而謂之夏姬者孫繫於祖也夏姬謂之夏南者母繫於子故也駕我乘馬乘我乘駒此言君乘此一乘之馬朝則說於株林乘此一乘之車朝則食於株以見其朝夕不休息也毛氏則以謂大夫乘駒然大夫乘駒於經無明文唐孔氏雖引皇皇者華言大夫出使經曰我馬維駒為證其義亦不甚明白以乘馬為君以乘駒為臣雖曰靈公之荒淫然不必以乘馬乘駒而分也齊襄公淫於齊姜而載驅薄薄陳靈公淫於夏姬而駕我乘馬

其無恥可謂甚矣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衷袒服戲於朝則非特適於株林而為淫亂也故其後卒死於夏姬之禍蓋父而不父必有子禍君而不君必有臣禍天理之必至齊襄公淫於齊姜雖未必死於文姜而其後不免有無知之禍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可不戒哉夏姬其夫曰御叔御叔早死故夏姬淫恣

黃講闕

澤陂反被皮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去聲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彼澤之陂有蒲與藟古顏反有

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悄悄烏玄反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萑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張輦反轉伏枕

李曰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正所謂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等共通夏姬魯宣公十年惟其君臣為淫佚之行則國內之人從而化之男女第相悅愛久而不見而致其憂思感傷焉彼澤之陂陂者許慎說文曰陂阪也澤畔漳水之岸也蒲者似莞而編有脊滑柔而溫荷者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莖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凡此數名其實一也未發則為菡萏既發則為芙蕖藟者蘭

草也鄭氏以為蓮字彼徒見上文言荷下文言菖
 菖皆是蓮之類故以菖為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此
 蒲之滑柔蘭之芬芳荷與菖菖數者之美是取喻
 男女之相悅也鄭氏以蒲喻男以荷喻女陂中之
 物喻淫風由同姓王氏則以澤為君以陂為臣此
 皆鑿說也此詩男女相悅自靈公化之然詩中本
 無說靈公之事王鄭於此詩徒求其君臣淫亂之
 事遂為之說是求之太過也以澤陂為君臣以蒲
 荷喻男女其文又安得相貫惟其男女相悅故有
 美一人則其情感傷如之何而得見之或寤或寐
 但涕泗滂沱而已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毛氏以為

傷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
 泗滂沱也碩大且卷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鬣
 字雖不同其義則一儼者儼然容貌也悄悄憂貌
 也輾轉伏枕言寐之不熟思之如此王氏曰東門
 之粉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此說是也至
 於言苟以至誠為之則未必無應苟無其應則是
 誠之未至尔此不知道者之言也人之為善有安
 而行之有利而行之人之至誠則能為善為惡則
 安得謂之誠不誠人固有詐善者也不聞有詐惡
 者也楊龜山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非聖人不
 足以與此未有至誠而為惡者為惡者則失性矣

尚何至誠之有此實至當之論

黃講同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國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暉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李曰

檜乃少昊之後為鄭所并國小而迫近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國家而徒修絜其衣服逍遙而自樂遊燕而無度政事不勉大夫去其君故作是詩也羔裘逍遙鄭氏以為諸侯之朝服

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鄭氏之意謂羔裘朝服也今乃宴而用之狐裘祭服今乃朝而用之其好絜衣服如此不如蘇氏之說謂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狐裘朝天子之服也羔裘朝服宜其朝也今乃以宴而用之狐裘朝天子之服宜其朝天子也今乃一國之朝亦用之以見其好絜衣服如此孔氏又以為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既有狐白裘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褱玄緇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言狐裘可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朝尔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

麇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
上若以狐裘爲僭上則非也狐裘乃諸侯朝天子
之服使果爲僭上則非是好潔也以朝天子之服
而朝於一國不過言其好修潔如此孔氏之說非
也羔裘翱翔至中心是悼翱翔猶逍遙也在堂謂
正寢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今乃衣
狐裘以聽政於正寢故曰在堂如膏者言所服羔
裘之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耀之時觀其
裘色如脂膏也言其鮮潔如此此詩上二句則言
其好潔衣服下二句則言豈不爾思但言大夫之
去國也大夫非不愛其君而至於勞心忉忉則去

國豈得已哉中心是悼亦憂思也鄭氏謂以道去
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亦不如蘇氏之說謂
以朝服而遊燕以朝天子之服而朝夫君之爲是
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
孔子之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燔肉不至蓋諱其
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燔肉
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者此言是也

論曰古之君臣相待之以禮相接之以恩君之於
臣惟盡其待之之道及其有罪則愛臣之心亦不
替焉臣之於君惟盡其事之之道及其得罪則愛
君之心亦不替焉古者大臣有罪而陷於不廉者

不謂之不廉而謂之簞簞不飾有陷於污穢者不謂之污穢而謂之帷薄不修有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而謂之下官不職此賈誼傳遷就而爲之諱不忍暴白其過至於大臣愛君則亦以微罪而行不替其愛君之心夫以人君尚不忍暴白其臣之過則爲之臣者又安肯暴白其君之過乎大抵古老風俗淳厚君臣之分雖分而其親愛之心常若無間及至後世君疑其臣臣疑其君較之於古殆不可同日而語今檜國大夫以微罪行旣似孔子之去魯及其去國豈不爾思又似孟子之出晝其人可謂賢矣惜乎名氏之不見於世也

黃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忘雖去國矣而不敢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不敢言其君之過託其意於羔裘而寓其情於憂傷邶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意也鄭氏謂好潔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也而曰燔肉不至蓋欲以微罪行檜君之好潔衣服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於詩矣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力端反兮勞心博博徒丹反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李曰喪禮子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當是之時天下俗薄此禮廢而不行詩人所以刺之也素冠毛氏曰練冠也故孔氏曰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則此素冠是十有三月而練服也至於素衣毛氏則曰素冠故素衣也其意以謂冠既練則衣亦練也自練之後當服此衣冠至於祥也鄭氏謂素冠則曰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孔氏曰鄭氏以

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故孔氏曰裳而言衣衣是大名鄭氏之意以素冠素衣為既祥之服此二說不同至於素韠則毛氏無傳而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孔氏曰素服終始皆無韠矣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氏意亦以謂思大祥之人也然毛氏素韠無傳而孔氏遂謂思見祥祭之服恐不然也毛氏傳於上章謂練

冠而下章素鞞無傳則是鞞者皆蒙上章素冠素衣之意毛氏既以素冠為練冠則是素鞞亦以為練鞞故無傳毛氏之意恐如此鞞即第也喪服謂之第朝服謂之鞞然此詩刺不能三年故詩人思夫行三年之喪而服既祥之服者而見之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服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為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則知鄭氏以素冠為祥服皆本於禮非出於己意其說長於毛氏故王肅孫毓王蘇皆從鄭說棘人者毛氏以

為急鄭氏以為急於哀戚之人蘇氏說尤為詳明蘇氏謂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樂樂棘貌也博博說文作博字因舉此詩曰棘人樂樂博博憂也詩人既刺不能三年故君子思是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樂樂者今無此人此心所以博博而憂也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此其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之傷悲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也我心蘊結兮蘊結者言其心之不解也聊與子如一兮毛氏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此說非也鄭氏則以謂且欲與

之居處觀其行也其意以謂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謂之共處則與上章同歸為一意當從鄭氏說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者也未有知其所由來也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三日則不食既殯則食粥既虞卒哭不食菜果暮而小祥則食菜果又暮而大祥則食醯醬中月而禫則飲醴酒練祥與禫之衣食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之強人哉蓋未知其所由來也滕文公居定公之喪問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行文公斷然行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當其始也父兄百官謂吾先君不

能行則是此禮之廢久矣一旦行之前日之所不悅者今乃大悅豈非三年之喪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者乎惟其出於人情之所同然故檜國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君子刺之思見其人而欲與之同歸不見其人則勞心而博博也然自檜國不能行三年之喪迨至春秋此禮廢壞有居喪而行昏姻之禮者亦有居喪而行侵伐會盟之事者素冠素衣不可復見矣及至漢文乃下遺詔戒民重服以傷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喪禮至此大壞而不可復振矣

黃曰

天下俗薄父子恩絕而三年之喪廢而不行

詩人傷今而思古故思夫行三年之喪服既祥之服者願見之也夫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為人子而可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先王制禮皆以其合於人情天理而後行之則三年之喪自天子而達於庶人其貴賤不同而此理不容或異者以子之於父母均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不暇與之深辨而特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蓋使之揆於人情而自知其不可也滕文公居定公之喪問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則知此禮之廢久矣然文公斷然行之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夫始以為不可行而終也為之大悅則三年之喪其果合於人情否邪後世學禮者當以人情觀之

隰有萋反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猗反其枝天之沃沃反樂子之

無知隰有萋楚猗反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反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李曰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泆縱恣而無人君之

度故思無情慾者也蓋無情慾則不至於淫恣也必矣隰有萋楚爾雅云萋楚一名鈹弋陸氏曰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汲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郭氏曰葉如桃華白子如小麥亦如桃猗儻者柔順也言隰中有萋楚之草其始生則正直及其長大則猗儻然枝條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喻人於少小之時能不失其正及其長大必不至於淫欲者也天者少也如桃之天天之天同沃沃毛氏以爲壯佼王氏以爲鮮明蘇氏以爲柔和雖則不同大抵

言其少小時之性也知者鄭氏以爲匹樂其無妃匹之意王氏雖不以爲匹而謂含陰陽之性豈可以無知此又以知爲知識之知其說亦不盡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曰知猶欲也則此知字與此同言樂其子之無情欲也言人之於少小之時能不失其正性則其能純素朴直外物不能遷之樂子之無家無室者無室家之情則是無情欲也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人之生也孰無天地之正性哉少小之時

不能養其正性則其心外馳放而不知求至於血氣未定也則不知所戒不知所戒而使夫慕少艾之心縱而無制則驕奢淫泆無所不至矣惟先於血氣未定之時而為之戒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行不使諂諛之言淫於耳放僻之行淫於目淳厚朴素不為物遷此無知之可樂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惟無欲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黃曰此詩言人之喜怒未萌則私欲未動及其私欲一熾則天理滅矣故思以反其初而樂其未知好色之時也男女之有室家人倫之大者也此曰樂子之無室無家者蓋疾其淫恣而思無情慾者

也故過言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匪

風飄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普庚反

魚漑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鬻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李曰此詩言檜國既小而政教又荒亂而不修君子之人憂其將及於禍難而思周道也蓋當周明

盛之時則政教修而民各安其所豈有禍患之憂哉匪風發兮至中心怛兮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

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其意蓋謂今之風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

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

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

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

故偈偈然而疾驅非有道之風者以其政教失而
 感動天地非時風也非有道之車者以時之無道
 車之遲速無有節度也漢王吉亦嘗引此詩而曰
 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
 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亦與毛氏同據此但言匪
 風匪車而毛氏以為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是
 強增有道二字非詩人之本意王氏曰上之所以
 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匪風飄兮下之
 所以載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匪車漂兮
 其謂風以喻上之動而化車以喻下之載而行固
 與毛氏異然謂非其道則亦毛氏之曲說程氏曰

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風者天之
 動以興上之政車者人所為以興民俗其意以為
 上政之亂如風之不和民俗之僻如車之無法其
 說與王氏無以異是強以上下而分別之則其取
 譬為勞而不甚簡勁至以匪風為不和之風匪車
 為非法度之車亦是強增不和無法等字也歐陽
 曰我顧瞻嚮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
 非是為風之飄發非是為車之漂偈而不安我中
 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據此說是又以周道之
 道為道路之道字據此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周
 道不應為道路之道也惟蘇氏曰非風也而乃至

發發非車也而乃至偈偈是以顧瞻周道怛然傷之也此說為勝蓋言風則發發今非風也而發發車則偈偈今非車也而偈偈甚言其政之亂也其解匪風匪車二字方為簡勁至於取喻又得詩人之意飄飄者爾雅曰迴風為飄漂說文曰疾也車陷聲因舉此詩匪車慄兮顧者回首也言周道既衰故回顧盼視之怛然也中心弔兮弔亦傷也漑亦滌也毛氏曰鬻釜屬說文曰大釜也孔氏則引釋器云鬻謂之鬻鬻釜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鬻涼州謂鬻為釜郭氏引此詩曰漑之釜鬻然則鬻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

食器故連言耳毛鄭之說以謂周道既衰思得人以輔之言誰能烹魚者乎有能烹魚者我則滌其釜鬻以與之誰能西歸而輔周以治民者乎有能輔周以治民者我則以周舊政令之好音而懷之耳據詩但言西歸者非在得人以輔周之事此詩乃指檜之國小政亂而思周道也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誰能烹魚者乎烹魚者惟滌其釜鬻而已無所事於煩碎也治民者當以治民為心不在於煩文也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言誰將思西周者乎有能思周則將以好音而懷我耳檜在滎陽周都在豐鎬周在西故言西也西歸言其復周道也

四百廿
子能
好音猶所謂聲教也言周之爲政無非是聲教爾能復周道則亦將懷之以聲教也

論曰觀漢承秦暴虐之後重以項氏之殘賊斯民高祖舉之於塗炭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文景因之專務以德化民風俗淳厚禁網踈闊致治有成康之美而其深仁厚澤可謂入人也深矣故雖元成之孱弱王氏因之肆其暴虐殘糾而斯民思漢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光武因之而中興焉況以周之文武深仁厚澤洽於民心又豈漢之比哉是以周道旣喪而人思之如此其切故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然以漢之遺澤光武尚賴之以恢復

西京以周之遺澤而其後莫能中興焉蓋自平王以降庸暗孱弱莫能以有爲者故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勢之可爲如此而平王以下之君皆無可爲之才此所以不能中興也雖斯民思之之切亦何所爲哉是必有斯民愛慕之心而又有光武撥亂之才而後可以能有爲也

黃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諸家之說皆未安予以爲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也風則發今非風也而發車則偈今非車也而偈蓋言其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嘗觀此詩至此乃知周之先王其所

以得民之心者至矣方周家之衰而諸侯之政亂
 當是時疑天下之不知有周矣而人猶思周道於
 周室將亡之時惓惓念慕之意不能自已嗚呼欲
 觀周之所以得民者當於此詩觀之漢自高祖約
 法三章繼以文景務在養民當其盛時猶未見其
 養民之效也元成之後漢祚中絕天下非劉氏有
 矣光武一起而三輔吏民見之者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噫周既
 衰矣人益思周漢既亡矣人益思漢為天下者其
 可不厚得於民心乎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國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
 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

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音

李曰言昭公國既小弱而又迫於大國之間使其

有法則雖小而迫猶可以自守今既國小而迫而
 又無法以自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之危亡
 可立而待故將無所依倚也君子之事君則必引
 君以節儉小人之事君則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
 侈驕恣則舉其國將惟我所為此小人之志也是

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其勢然也蜉蝣之羽云
 云爾雅曰蜉蝣渠略也郭氏曰似蝓蛭身狹而長
 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
 氏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
 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
 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蝓蟲
 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暮死是知以蜉蝣為喻者
 蓋言昭公無法以自守將無所依任用小人而好
 奢美其衣裳猶蜉蝣雖有羽翼之鮮潔將不能久
 生昭公有衣裳采采楚楚亦不能長久也毛氏曰
 蜉蝣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如蜉蝣歐

陽以為當從鄭氏說鄭曰昭公徒整飾其衣裳不
 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蜉蝣然王氏則
 曰曹公之有小人如蜉蝣之有羽翼然不足恃以
 長也以羽翼喻小人不以羽翼喻衣裳方為切
 當毛氏曰采采衆多也不如程氏以為華飾也見
 其好奢也掘閱毛氏曰容閱也鄭氏曰掘地解閱
 謂其始生時也言其始生而掘地以見昭公好奢
 也管子曰掘地得生則是言其始生也說文於掘
 字作從土因舉此詩是亦言其掘地而生也麻衣
 深衣也用十五升布而為之出雜記上諸侯之朝朝
 服夕則深衣如雪者言其鮮潔以見其好奢也蓋

言其生不能久以喻昭公將無所依也鄭氏則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王氏則謂蟬螭掘地以自閱言小而迫也皆是求之太過也我者指其君也惟其好奢故我心憂其君何所歸處乎言其將無所依也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亦是上章意息止也說舍也

論曰觀賈山論秦奢侈之弊曰秦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而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而其後世曾不得斜徑而託足焉為葬埋之侈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而其後世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夫以秦之強盛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自以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乃二世而亡子孫無所託足者以其好奢過也蓋自古奢侈之甚者莫如秦而其滅亡之速也亦莫如秦夫以曹之與秦其強弱之勢固不可同日語秦猶若此況於曹乎然自古人君所以為長久之計以遺子孫以為萬世無疆之休者豈舍儉所能致哉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未必不由於儉也儉德乃懷永圖好奢則將無所依無非自取之也禹湯文武之君以儉約為急先務故其國綿

延有若箕翼歷世數十歷年數百則其世可謂長矣秦以奢侈為尚故至於二世而亡人君之於奢儉可不慎所擇哉

黃曰人君惟其萌一奢侈之心則其所任用皆小人矣好奢而任小人蓋一事也漢武帝萌一侈心則弘羊張湯之徒進明皇萌一侈心則李林甫楊國忠之徒進好奢而復任小人雖大國且不可保而況曹之小國乎是促其亡而不自知也秦人拱視於殽函之上恣珠玉翡翠之飾自以為樂而不知投耒而起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劉氏一呼關門不守秦氏子孫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可不

戒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去聲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徒低反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維鵜在梁不

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蒼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

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李曰候人官名也蓋夏官之屬道路送迎賓客者

周官候人之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

徒百有二十人故孔氏謂此詩以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謂候人之官長也若居候人之職則不宜身荷戈祋也彼候人兮何

戈與袂云云袂說文曰及也何者揭也芾與鞞祭服謂之芾朝服謂之鞞玉藻記鞞之制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經傳都不言芾之制如何但以玉藻說鞞之制如此則芾亦如此也周官侯伯之士則一命大夫則再命卿則三命赤芾者卿大夫所當服而曹國小人皆服赤芾至於三百之多此蓋言共公之遠君子君子之人乃使為候人之徒屬而何戈袂於道路之上而小人之服赤芾為卿大夫者乃至於三百人之多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之入曹正是

共公之世亦此詩所刺共公也以詩所謂三百赤芾而左氏所謂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當時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也如左傳閔公二年齊桓遺衛大夫以乘軒杜預注云軒大夫車也則亦是遠君子而近小人也夫候人小人之所當為也乃以君子為之而且何戈與袂小人當何戈與袂而今乃三百赤芾以見倒置如此歐陽王氏皆從毛氏之說謂君子何戈與袂共其賤役小人則赤芾而為卿大夫以見其遠君子近小人也若此說方為得詩人之意至於程蘇之說則謂候人者欲其守疆場而已而共公既寵之乃使服卿大夫之服至於三百

之多其說不當如此候人微官而已以微官而有
 三百則他官為何如此說非也程氏亦知其說之
 不通乃曰三百者言其多如三百塵三百困曹國
 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夫謂曹國之小豈容有三
 百之多則是也蓋曹國固無如是之多也三百特
 言其人多若謂指候人而言其多則過矣不如指
 候人為君子也鵜爾雅曰洿澤也郭氏曰今之鵜
 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
 陸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
 口中正赤頰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
 羣共抒水滿其胡而弃之今水竭盡魚在陸地乃

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
 中之梁謂魚梁也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者言鳥之
 取魚宜其翼與味皆沾濡也今取飽於梁而其翼
 與味皆不沾濡譬小人無德而在位也言小人服
 赤芾之服而無德以稱之亦如鵜之在梁也味喙
 也媾毛氏曰厚也遂鄭氏曰久也不久其厚終將
 薄於君也歐陽波之以謂徧攷前世詰訓無久厚
 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然歐氏之說則以為
 昏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
 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
 也其說不通蘇氏則以遂為達與小人為昏媾未

有達者也是亦毛鄭之意其說如此則與上章不稱其服分爲二說據詩言不遂其媾不稱其服只是一意故張程之說爲勝張氏曰不遂其媾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程氏曰鶉在梁不濡其味以興無功而受祿不稱其章服之美待遇之禮若如此說者是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也蒼蔚雲興貌南山曹之南山也隋升雲也婉孌少好之貌也鄭氏曰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歐氏則以此言爲是至以謂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無政令則下民

困病歐氏則以此言爲非據此詩言無大雨之意歐氏非之可也至謂雲興則不能爲大雨詩但言蒼兮蔚兮南山朝隤無天不爲雨之意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歐氏則曰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強敏如少子弱女之飢乏者按漢楊震傳曰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歐陽解婉孌固與此同然以飢喻其不強敏則非也以季女喻不強敏可也何必以飢爲譬言哉王氏之說固無大旱歲饑之意然謂其膏澤不下於民民不被其澤是亦毛鄭之意惟蘇氏謂蒼蔚雲興貌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外雲蒼

蔚而升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
 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
 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此說是也蓋雲之蒼
 蔚所以喻小人之服赤芾而為卿大夫也季女之
 飢所以喻君子之為候人以供其賤役也蓋古者
 多以女自守而喻君子也程氏曰蒼蔚草木之盛
 鬱茂之狀朝濟於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可取也
 飢渴乎季女者為其有婉孌之容貌也今小人而
 無德義可取何為而近之乎此亦強說也然皆不
 如蘇氏之說賈誼為賦以弔屈原曰鸞鳳伏竄兮
 鴟鴞翱翔謂隨夷溷兮謂跖躋廉莫邪為鈍兮鈆

刀為銛其取喻皆言君子宜在高位而乃困窮不
 通小人宜遠斥草野而乃斷然得志也曹之小人
 宜其為候人之徒屬以供賤役而乃服赤芾之服
 君子宜其服赤芾之服而在位在職而乃供其賤
 役其冠履倒置如此然君子小人更為消長泰之
 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未有君子小人能共立於朝也曹之君既悅小
 人則君子雖有危言讜論豈能聽之哉使其能任
 君子小人讒諂之說豈一日而居於朝廷之上乎
 惟其所好者專在於小人其服赤芾至於三百之
 多則是以小人而服君子之服亦猶猿狙衣周公

之服也以猿狙衣周公之服雖曰不稱其服猶無
 後災也以小人而衣君子之服則惡加萬民豈國
 家之福哉當漢之時貂蟬盈坐郎官填階都騎塞
 市拾遺補闕車載斗量夫貂蟬上位也郎官都騎
 皆達官也拾遺補闕皆清人也而其濫若此是亦
 赤芾三百之濫也夫一君子用事則有君子之福
 雖至於三百不足為多也一小人用事則有小人
 之禍雖一猶不可況於三百乎曹之壤地褊小而
 小人用事之多其不亡也幸矣

黃曰賈誼既已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因以自喻其辭曰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

闡昔尊顯兮讒諛得志皆言君子小人倒置無辨
 至於如此衛之賢者以仕伶官曹之君子以為候
 人候人者候官之屬道路送迎賓客者也君子困
 於賤職而小人尊顯於朝廷之上至於三百赤芾
 以見小人盈朝而服大夫之服也如漢之時小人
 濫受官爵貂蟬盈坐郎官填階都騎塞市拾遺補
 闕車載斗量是亦三百赤芾之意夫君子小人若
 冰炭然其勢不能兩立小人盛則君子不得志也
 必矣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李曰孔氏以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孔氏以在位為人君之位徒見經之所言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遂以為諸侯之事不知所謂在位正猶俊傑在位是也在位無君子則在位者皆小人矣君子在位固可以正是四國正是國人豈必以為諸侯之事哉鳴鳩爾雅以為稭鞠方言以為戴勝今乃鳴鵒也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孔氏以為生子之

數毛氏以鳴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孔氏以謂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一蓋相傳為然然無正文蓋以上下之說無所據說者但謂鳴鳩之於子使之各得其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為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孔氏以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在棘在榛為得長大而飛去然經非有長大飛去之文蘇氏以為鳴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此得一之要也此說為盡王氏之說亦與蘇氏同然不如蘇氏說暢然明白也蓋鳴鳩在桑其子或在桑在棘在榛母常居處子不可以常居處母無常處則其子不

知所在以見其用心之一也然此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所以刺在位毛氏之說遂以為鳴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是與序相反也謂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則用心之不一要不必如此詩之所見但取其溫柔敦厚辭不迫切故有因理之所同然以刺今之不然者亦有古之人能如是而刺今人之不然者如盧令無衣皆言古人如是以刺今人不然豈必於詩顯然而刺之然後見刺之之意哉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善人君子有可象之儀而常如一則其心亦一

也結者心如結一而不散也其帶伊絲毛氏以為大帶用素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騏者毛氏以為騏文謂色如騏馬顧命云四騏弁執戈注曰青黑曰騏鄭氏則以騏當作綦以玉為之其說以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璆二說不同要之詩人之意但言衣服之一如此或以為青黑或以為玉非本意之所在也弁者毛氏以為皮弁詩人但言弁或曰韋弁或曰皮弁皆

可也弁法天弁星為之其狀似今氈帽騏綦也綦貫玉為弁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鄭氏以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此非也此但言儀之一如此故可以為四國之矜式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皆祝其壽考也此詩言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衣服之一如此正猶都人士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矣如子臧之鷓冠見僖二十四年楚子玉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是亦衣服之一也古之君子能使國人視之為矜式而祝頌之又使四方之遠瞻之仰之豈徒見於衣服之間不二而可使從之哉以其儀之不忒其心之如結也

使其心之不一則雖有可象之儀民亦不可欺而從也惟其心之既一而見於外又有可象之儀內外如一則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內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黃曰

天下之動正夫一也言所以正天下之不一

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者雖不一而各得其所焉苟在我者不一則吾之愛必有所及有所不及故堯舜不能徧愛而能執中執中堯舜之一而不徧者所以為徧也鳴鳩之子有七至不一也或在梅在棘在榛又至不一也而鳴鳩之在桑未嘗有異處此正得其所謂至一者乎

故詩人取之以喻古之在位者其用心之一而衣服之有常故亦能使民德之歸一而正天下之不正思是之人今不復見也則又歎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以見其愛之之切而思之至也

李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